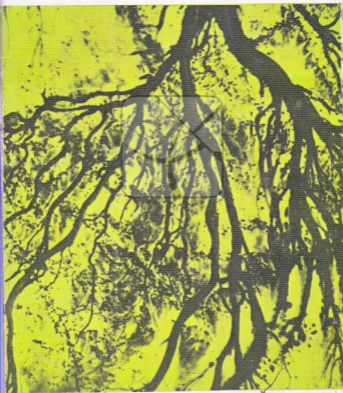


根的歲月(合集)



1982年 小楷比賽 中四組

第二名：潘碧華



主席：潘碧華
秘書：黃行禧



根的歲月

目錄

一	會長的話	—
五	論述	—
二五	謝川成……………現代屈原的悲劇	二五
二三	賴廣連……………談陸弦的「酒吧的午後」	二三
二九	詩	二九
二九	艾文……………放榜	二九
三三	那些印度人	三三
三三	陳強華……………沙之城市	三三
三七	沙河……………據說詩人	三七
四三	沈穿心……………根的歲月	四三
四五	楊劍寒……………嬰孩的眼	四五
	世界沒有了聲音	

五九 川草……………：碑

召喚

難民

六七 陳遠帆……………：自傳之歌

天冷時

粽子的研究

七九 符慕平……………：倒影

無題

八三 賴廣連……………：沒有題目就是詩

八五 楊玉蓮……………：情絕

流言

結局

散文

九一 菊凡……………：陌生的夜

九五 小黑……………：樹林

九七 蔣業……………：好東西

又見石級 又踩石級

•

•

•

九九 葉 蓄……………戲棚脚

一〇三 蒙 路……………愛月說

一〇九 葉 河……………恆是四首的醉

一一一 賴 廣 連……………河之內

一一三 辜 欣 寧……………青葉集

小說

一一七 陳 政 欣……………引魂

一二九 潘 友 來……………手指

一四一 林 月 絲……………暮

一五三 宋 子 衡……………虎骨酒

一六五 菊 凡……………爲什麼這樣

會長的話

大山脚日新校友會
會長鄭奕南
PJK
PJM

本會學術股乃由一批對中華文學有興趣的校友所組成，股員多屬年輕的一輩，青年人有的是活力、幹勁，所以學術股在他們的推動下，各方面都搞得相當有聲色。

最近這些年來，該股曾經多次為本會舉行了威省華小華文作文比賽，及板威各華團華語演講比賽，雖然不敢說有很大的成就，不過也算為推動中華文化盡了棉力。在寫作方面，該股不但定期出版壁報，也為本會出版了會訊，現在他們更進一步的決定編著一本合集，書名為「現代文學集」，將在年底出版。

我們知道要出版一本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尤其是純文藝性的書籍更是不容易，不過理事會認為這種嘗試值得鼓勵，所以決定全力支持該股出版此合集。我們希望當該書出爐時能得到各同道的愛護與支持，我們更希望第二本的合集能接着在不久之後面世。



論述





現代屈原的悲劇

——論溫任平詩中的航行意象
與流放意識——

謝川成

每當我們提到流放，或論及放逐，我們會不自禁地想起屈原和蘇東坡。屈原是一位愛國詩人，也是位典型的放逐詩人。他被放逐長沙，遠離京城，在悲憤心境下，完成了他的數篇曠世傑作，尤以「離騷」最能代表他那時的心境。換句話說，放逐對於屈原而言，一方面固然打擊重大，另一方面放逐却導致他寫成了他底代表作。就以「離騷」為例，這首詩顯名思義寫的是離別情緒，寫被放逐的心情。雖然詩中充滿了悲憤、憤懣和斥責的語言，字裏行間却流露了他思想積極的一面，他對崇高理想的嚮往之情。

蘇東坡的受貶來自他底政治主張和思想與當權的王安石的有所衝突。他們政治思想的格格不入，可從他底「臨江仙」一詞見出：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已是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仗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榮榮。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門」是這首詞的詞眼，有隔絕屋內屋外之意。門把熟睡的「家僮」與詩人隔開了；又因為

鼻息如「雷鳴」，敲門都叫他不醒。這裡隱隱意味着「衆人皆醉，唯我獨醒」，足見他們之間的隔絕了。最後兩句「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點出蘇東坡對放逐所持的態度。他的態度是超然的，這當然與他底老莊思想有關。因為熟讀老莊，他比較看得開，也比較能夠隨遇而安。

我們似乎可以作這樣的一個中論，從古至今，中國諸多詩人作家，他們的政治命運有一個共通性，就是，他們不是被小人誣謗，就是思想上與當政者相左；最後難逃受貶的劣運。一言以蔽之，他們彷彿與流放或放逐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對放逐所持的態度雖然不盡相同，他們的作品在放逐後顯得更成熟，更充實以及耐讀，却是有史可爲佐證。屈原與蘇東坡前面已提過，不再贅言。柳宗元被貶永州而作「江雪」與「永州雜記」；白居易受貶後作「琵琶行」，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兩句傳誦古今，足見放逐對詩人創作歷程的重要性。

就現代放逐詩人而言，王建元君在他的「散勝隔絕」數萬言的長文裡，以馬博良，葉維廉爲例，肯定放逐與文學的密切關係。他並且提出李丹氏 (Henry Lewin) 的「文學與放逐」一文，其序言的第一段有以下的句子：

「在放逐中的作家一直是人生經驗最深刻的證人。雖然在每一不同境遇中他們的文字或傳記所宣證的都具有其特殊的個別性，但歷史已經將這些宣證累積起來，數量之大，足以代表我們這時代的呼聲。」

王氏認爲「對每一位放逐作家或詩人來說，放逐往往是一個洞瀾着國家、民族與文化種種問題的漩渦。它逼使他們加強自我意識。他們往往在臨陣時間，空間及語言種種問題。他們處身煉獄，徘徊在思想病 (Zwischen) 與漂泊樂 (Wanderlust) 之中，他們要一再肯定內心自我，但

又必須企圖認同于外在世界。他們飽嘗失敗，但不會，不肯對以後成功絕望。他們哀傷，卻不無輝煌。」

以下本文僅就溫任平的幾首詩作爲例，從他詩中的主意象——航行意象——審試去探討他底流放意識，希望能對溫任平思想的認識有所提供，就個人與社會背景及文化藝術的互相影響與它們之間的衝突作一粗淺的分析。

二

對溫任平流放意識的發現，是寫完「談論溫任平詩中的「屈原情意結」」一文之後的事。個人覺得「屈原情意結」乃探討溫任平思想的重要途徑，可是「漢」文所涉及的包括詩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他底中華意識的抬頭，以及對歷史感的驚覺，範圍太廣，未能做到深入的分析，流於淺顯，論點不夠集中。本文所論及的，可以說是「屈原情意結」的一種延續。

溫任平與其他流放詩人不同的是，他本身並沒有親身經歷過任何流放國外的生活，有的也只是年輕時候因職業關係而在國內遷移了好幾個城鎮而已。他不像余光中、葉維廉等旅美詩人，身在異國，感覺上如同一粒塵沙，到處漂泊，而故土的芬芳又那麼強烈地呼喚着他們的心靈。因此，他們的詩作難免會流露出濃鬱的文化鄉愁。那麼，溫任平的流放意識又從何產生呢？筆者認爲，溫任平的流放是比較特殊的。他骨髓裡流的肯定是中華文化的血液，而在他的意識裡，中華文化無疑是他精神糧食的源頭。可是他本身却處身於一個無論如何也不能算高的文化背景，精神與生活於是產生激烈的衝突。他雖然關心本地的文化，但是他底精神再也禁不住向外流放了。簡言

之，溫任平的流放是精神的流放，是一個知識份子對文化的關懷與現實生活的衝突下產生的。

三

上面我曾提過，溫任平的精神流放是在文化認同與現實生活的衝突下產生的。因為處身於一個貧瘠的文化環境，詩人只好開始他底流放，企圖航向自己民族文化的源頭，慰藉潛意識的自我。所以，在溫任平許多詩篇中，經常出現一個重要的意象，那是航行意象。在「流放是一種傷」這一卷詩集裏，航行意象層出不窮，船、舟、水、漂泊等是常見的字眼。

意象是詩不可缺乏的藝術特色之一。意象的運用通常有助於主題、思想的呈現。因此，如果了解航行意象所肩負的象徵意義，那麼我們便可以進入溫任平的流放境界，從而窺出他詩中的思想性。

不錯，航行意象在溫任平詩中含蘊著重要的意義。在「夜航感覺」裡，詩人這樣寫：

那就是了，我們的帆船飄泊

繼續作響，其聲淒厲，如一隻笛

但又不全似。我們無從猜測

逆向的馬力與風力。就算在星光下

也沒有人能眼光能透過三尺以外的

重霧，以及重霧後面的

樹影還是身型

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是航行或流浪的肇端。詩人的感覺渾茫無奈，孤獨加上寂寞。開始航行的時候，難免戰戰兢兢。他看不清楚前面有多遙遠，更無從猜測這航程有無驚險。因為「重霧」的阻礙，他甚至連三尺以外的景物也看不清楚。霧本來就有朦朧不清之意，加上一個「重」字，更加顯得茫茫不可測了。在月光、星光以及浮動的水光的映照下，人物那種茫然無助的心情以及行程本身的不可測知性就顯為微妙地暗示出來了。

另外，詩句如「誰約有人在星空下／佇立或者獨泣／我們無從猜測／下弦月的寂寞／我們似乎可以肯定／有人／佇立／或獨泣」暗示着流浪者對伴侶的渴望，希冀有人與他同行，可是我們發覺，航行的只有他自己一人，而他又不過是「一支瘦笛」。每當他傾聽着「拍擊着船舷的每一聲浪」的時候，他總會憶起一些「擾人的往事」，「一些熟悉的臉」。「擾人的往事」、「一些熟悉的臉」所指為何並不明顯。不過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往事」與「臉」都是在航行之際浮現的，與航行意象不可分隔。這種不直接指陳的效果有助於營造意象的多義性。

從「夜航感覺」一詩，我們知道航行者因只有他孤獨一人，肯定是寂寞的。首段的最後一行：「下弦月的寂寞」，給人的印象是，願旨太早宣洩了，無形中削減了詩中的懸疑感以及航行這個象徵的力量；「佇立或者獨泣」出現在首末兩段，也有太「露」之嫌。不過，我個人認為，詩人是有意這樣寫的，因為他要以這種直訴之法給讀者當頭一擊，讓他們直接感覺到航行者的孤單形象以及他低落憂感。

「河」與「岸」兩首詩可以說是航行者情緒底流露。在航行的時候，他希望風平浪靜，毫無驚險地抵達水的那一端（岸），去「汲取全部的月，沒有驚動甚麼」。於是他自喻成一條河，而

河「是流動而靜的象徵」。那麼，他的「全圓的月」又是甚麼呢？我認為，「全圓的月」是完美的象徵，而這月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參閱溫任平的散文集「黃皮膚的月亮」，相信讀者會同意我的這個看法。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推論，溫任平的航行是航向古遠的中華文明，航行他筆下「熟悉的臉」。

行文至此，我得到這樣的一個印象：航行意象是溫任平詩中的主要意象，其他如：水的意象、月的意象、舟與舟子的意象以及詩人自喻的河與岸的意象也層出不窮。這種種意象並不是孤立的，它們有着內在的聯繫，它們的出現有效地標出作者沉鬱的、深刻的人生觀以及他因文化藝術與人生的衝突而產生的悲劇感。悲劇感對於任何一位決意成爲大作家的詩人是不可缺乏的。葉慈（W. B. Yeats）曾說：「僅有當我們把人生看成悲劇時我們方開始生活」。這句話哲學意味甚濃，乍看平淡，蘊意無窮。我覺得，溫任平的放逐感，基本上，是悲觀的。至於他能不能夠在流放中找到悲劇所具有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我會在後面作一折論。

現在，讓我們繼續探索他流放底心路歷程。在這之前，我們得悉那位航行者希望他底歷程平靜無險，他並以靜靜地流著的河自喻。但是，他却因近乎被人擄棄的際遇感到憤怒：

所以你要暫時離開

去廣場看巨柱與噴泉，而且心須

試圖越過那條無草的河

所以你必須孤獨

專注地在火光中煉詩

且拂去一袖的風

驚破許多後花園相遇的愛

憤怒的火，燃燒着

你知道自己不是陰冷的蒼苔

水的意象，火的意象同時出現，使我們聯想到余光中的「火浴」：

有一種懸往，要水，也要火

一種慾望，要洗濯，也需要焚燒

淨化的過程，兩者都需要

沉澱的需要沉澱，飄揚的，飄揚

余光中的火和水的意象是相對的，暗示着生命的兩種歷程，而他對這兩種歷程存着幾乎相同

程度的嚮往（要水／也要火），因而造成了他底矛盾以及躊躇不決的態度。最後他還是選擇了火，去完成他的「淨化的過程」。這首詩對溫任平不無影響。不過，顯然的，就溫任平的詩而言，

水的意象遠比火的意象來得重要。這是因為余光中與溫任平處身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溫任平的水、火的相對性並不強烈。他的火的意象，正如余光中的，同樣暗示一個「淨化的過程」，他要「

專注地在火光中懷詩」，希望「在火光中修成正果」。因此，溫任平的處境比余光中的更為困難；余光中只要選擇其中一個就了事，可是溫任平兩者都要，而且是必要的，無可選擇的。他一方

面要經過「火浴」去追求自己在藝術上的成就，另一方面他也被逼在水中，在河上流放，去找尋

精神的慰藉，去回顧中華文化豐富的歷史。他底流放棄識的濃厚性可從他在詩中所重複運用的水、船、舟子等的意見窺見；這也使人聯想到汨羅江，聯想到屈原以及隱匿在屈原象徵形象後面的歷史意義。他是一位「現代屈原」，在小舟上「困倦」着，「坐在舷邊」，去聆聽「水族們重複的調子」，而這些調子裏「有一種符號與節奏使你驚訝」，使他感覺到「有一種光芒，比幻覺都要真實」，光芒中不再茫然，不再漫無目的，而「只有肯定／肯定的洶湧／它的高音逐漸加強」。從「困倦」到「肯定」，「舟子吟」是一首勾勒溫任平人生觀轉變的詩——從自我放逐的消極性到自我肯定的積極性。換言之，溫任平已找到了悲劇的積極性。這是可喜的，因為他流放棄遠，他愈有信心，愈感覺到「暖暖的中心，讓你感到你底體溫仍在／你底血液仍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的信心也來自他在火光中修成後的正果，因為他的「高音逐漸加強」，會有更多的人響應他，跟隨他。然而，事實是如此嗎？

我們似乎可以推測，「舟子吟」時期的溫任平尚年輕，入世未深，又因着年輕的激情所使然，對於將來，對於崇高的理想充滿信心，覺得事情無論如何艱難，只要自己盡力為之，至少會有一番作為的。無疑的，他這時期的生命鬥志與積極的人生觀令人佩服。不過，在他年紀不斷的增長下，他在「河想」中回顧過去以及眺望將來的時候，又是另一番滋味在心頭：

曩昔迄今夕

何其漫長難耐的歲月！

遼遠的記憶，記憶中日夜喧嘩

凶狂而傷殘的，是那一片又一片
接踵而至，不顧一切撲崖的
波浪，浪花開時

也正迅速謝去

其誕生，以洶湧浩淼的身姿
其逝去，以洶湧浩淼的聲姿

只一瞬

即完成了自己

在「河想」這首詩中，詩人自己已轉化為「河」。河恆久不變地流着，「行過橋的，流過岸的，越過堤的」。詩中所重複運用的這點反映出他該情緒的沉重感。這是首段給我們的感覺。第二段的「河」沉溺於回憶，過去的日子，對他而言，是「漫長難耐的歲月」，而記憶又那麼「凶狂而傷殘」，用的是一些令人為之皺眉的字眼。這些形容詞過於抽象，令人捉摸不住。最後四行是新生命的誕生，一種對人生的積極感便產生了。從第一節到第二節，是情緒的起伏，從沉重到再生的變觀；到了最後一節，詩人似乎悟出了某種哲理：

而如果那漫長難耐的日子

竟是一個個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謎霧

作爲一條河也是很可笑的

行過橋的，流過岸的

越過堤的，不是等另一條河踩過你

仰天猛擊一記

皺的鏘然巨響聲中

波濤千起

雖然「河」的力的展示一直被強調（行過橋的，流過岸的，越過堤的——暗示人生的輝煌階段），最後一節的前三行道出詩人對生命過程所體驗到的迷茫感、幻滅感。第三行以後又是一個轉折，這也清楚地顯示出潛意識自我的不甘屈伏，企圖有所作爲，以致「波濤千起」。故此，可以斷言的是，「河想」是情緒以及生命契機的起伏轉變，也是瀟任平流放中的心境寫照。

接下來，我們看「水月」：

有時我想，我只是一艘憤怒的船

等不及將航

我已碎成一堆破爛

一灘搖搖晃晃的

水月

這是詩人的現身說法。正如前面所述，詩人以「船」自喻，這時候他已是「一艘憤怒的船」。他經歷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他曾經積極地創造過，也曾經失望過，這種情緒不停地起伏湧現，他有時會為了一點成績而感到信心十足，覺得大有可為。可是，他又連接地遭受挫折。現在，他開始憤怒了，在理智不算十分清醒的情況之下覺得他這樣獨自去流放只是「搖搖晃晃的水月」而已，沒有具體的成就與價值。他近乎絕望了。可喜的是，衝動之後，他還是理智的：

有時我想

爲甚麼要有海，要有洋

要把島與半島分開，分隔得

長又長



他對流放確實有點灰心了。海和洋是幫助他流放的，可是他却向海和洋底存在提出質疑。我們知道，是海洋把陸地分隔，是海洋把他與文化故土隔開了。他的反問。反映出他對海洋存在的埋怨，他想，如果只有陸地，那該多好。他對放逐感到厭倦，因為他太寂寞孤單了，又沒有能力影響友儕們與他同行。他一直在找尋着方法，希望有那麼一天，他能以行動感動衆人。「水月」至最後數行情緒強烈，充滿了動作感：

……有時我

想狂喊，想奔

想把自己揚起，成風

成浪，成海洋；把最後的憤怒澆熄

把自己擊沉、沉，到又遠又深

無以名之的地方。有時我想

木塊的用途，正是這樣。

這些動作與前面所說的抉擇不無關係。明顯的，他在寂寞無奈，厭倦絕望之際作出了最後的努力；他要瘋狂地叫喊，瘋狂地奔跑，他更想把自己變成「風」，變成「浪」，變成「海洋」；這種種動作旨在喚醒衆人，希冀他們有所覺醒。最後，他看透了，於是把「最後的憤怒澆熄」，「把自己擊沉，沉，到又遠又深／無以名之的地方」。這是以退爲進的方法。「沉」貫穿了全詩水的意象，也暗示了自我犧牲的精神，極富戲劇預知（*Dramatic Foreshadowing*）的作用。我們也許會進一步這樣追問，他到底放對自己，對民族一定具有重要性、必要性，不然，他又何必作如斯大的犧牲呢？他是一位「現代屈原」，他底決定是一幕悲劇：

有人走來

下着雨，他沒有披蓑衣

踽踽在黃昏時節的昏濛中

咳嗽起來

他緩步向前

步入齊膝的浪花裏

在全面的冷浴中，去遺忘

楚地的盛夏

淹過他的五鬢長鬚之後

他微笑，帶點不經意的椰榆

他抬頭看天，最後的問句已經結束

就把頭猛然摔進海面去

(水鄉之外)



就技巧而言，溫任平運用電影技巧清晰地勾勒出一幕「現代屈原投江自溺」的悲劇。鏡頭集中的一個人身上，他以緩慢的步伐走入海中，這種緩慢有助於悲劇氣氛的逐漸增加。「水鄉之外」一詩文字的節奏控制得極佳，它底節奏遲緩沉重，正配合了詩中人物的緩步入海的外在行動，加強了整首詩的悲劇性。我願意在這裡提出一點作為補充的是，因為電影技巧的運用，這首詩極

富戲劇性。這戲劇性却出乎人意料之外地加強了字義本身的力量和感覺與聽覺上的真實感。

總的來說，溫任平已把握到了悲劇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這可從「水鄉之外」最後幾行得之：

一塊全白的頭巾，如最初的運臺

冉冉升起

暗示着新生命的昇華

大抵來說，溫任平的航行意象到了「水鄉之外」已是登峰造極，可以說是告一段落了。在討論過的諸詩作中，他底流放棄意識相當明顯，文化、藝術與生活的正面衝突則有所保留。「水鄉之外」例外。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水、河、海、洋等意象皆轉自（*Flusswasser*）汨羅江這個原始意象。易言之，汨羅江應該是溫任平意識流放的終點：

我聽見在河的下游

有人

單獨地吹琴

（再寫端午）

這是「再寫端午」的最後三句，說明了航行者不但已到了汨羅江的下游，而且還在那邊單獨

地吹起琴來了。溫任平在「流放是一種傷」後記這樣寫：「我常認為現代詩的傳統實可以追溯到楚辭去，如果我的看法正確，那麼屈靈均是站在河的上游，而我們是站在河的下游，是一個古老的傳統的承續了。」這句詩人現身說法的話可謂已印證了筆者前面的論點了。

「水鄉之外」及端午組詩以後的詩作中，再也沒有航行意象的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喜拓的江湖歌者。這位歌者的流浪於江湖，是溫任平流放意識的具體化。「流放是一種傷」是作者流放意識表現得最淋漓盡緻的一首詩，他底孤獨感、放逐感，透過一位孤苦無依的江湖歌者表現出來：

我只是一个無名的歌者

唱着重複過千萬遍的歌

那些歌詞，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那些歌，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脈管裏

總要經過我底心臟，循環往復

跳動，跳動，微弱而親切

「流放是一種傷」是一首長達三十四行的詩，作者一口氣把它寫完，詩的速度逐漸加快，節奏緊張，予人一種不容換氣的感覺。全詩語調悲涼寂寂，可是我們却隱隱可以感覺到那位歌者的不甘受辱的執着之情。他唱的永遠是不變的歌，無論在甚麼地方，他依然真摯地唱：

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

我自己沙啞的喉嚨裏流出來的

一聲聲悸動

在廉價的客棧裏也唱

在熱鬧的街角也唱

你聽到，也許會覺得不耐煩

然而我是一個流放在江湖的歌者

因為詩的主題是一些重複又重複的歌，溫任平用到了重複的技巧，以形式配合內容。點出那種無可奈何的情緒。另外，他也使用了頭韻、腳韻以及行內韻以增加詩的節奏感。這種聲音韻技巧的交互運用下，那種流瀉的感傷以及難言的哀感就溢於言外了。

「流放是一種傷」是溫任平力作，頗能表現一位知識份子對時代的真實感受。它表現了文化、藝術與現實生活的衝突。詩中的江湖意象確切有力，足見作者之匠心。也許我應該進一步強調的是，溫任平這首詩不僅表現他底時代感，也暗示了他個人的一種使命感。他對於這種使命感是自覺的。他底最大使命在於堅持他對中華文化歷史底認同。假若他意志有所動搖，他會很快地陷入現實的死流裡。對於一些「快樂的，熱烈的，流行的歌」，他是不顧也不屑心動的。他的歌詞古老得「像一團團失傳了的／唐代的樂府」。他自始至終擁有堅定不移的意志，雖然是辛苦了一點，他依然「歌着、流放着、衰老着……疲倦，而且受傷着」。

航行意象在溫任平詩中的重要性已略為談過了，它有特殊的象徵意味。不過，論者認為，溫任平的成就在於他能夠把自己的流放意識寫進詩中，從自我出發，以小見大，反映出這一時代馬華知識份子特殊文化背景的心態。易言之，他底流放意識頗具普遍性。另外，他也表現了藝術與現實的衝突，那種藝術追求者苦悶悲傷的心境，常常能夠激起大家的共鳴。

溫任平是寫實的。他底現代精神的懷疑性促使他去揭開現實的面紗，勇敢而真摯地表現了當代社會的風貌。他不無病呻吟，他底感觸也非空穴來風。他底詩為甚麼恁般低沉悲憤？這個問題最好由這時代來回答。

論者每次讀溫任平的詩，常會有潸然欲淚之感。我並非感情氾濫。我想，令我感然心動的是他詩中的時代感、使命感。而這種時代感、使命感是，我覺得，每一位有良好的馬華現代詩人所應具備的。



談癡弦的「酒吧的午後」

賴廣連

(一) 癡弦在詩首段的落筆是令人嚇唬的，「我們就在這裏殺死」，引起了讀者的注意和質疑，怎麼此詩要在喊我們殺死什麼生命？才開頭便令讀者懷疑癡弦是否一個殘暴者。看下去才知道原來詩人乃在虛張聲勢，賦於下午的蒼白一份生命，然後殺掉它。接着是（雙腳踐踏瓷磚上的波斯花園／我的朋友，他把栗子殼／睡在一個無名公主的轎上。）這間酒吧的地磚舖成一個美麗的波斯花園，可見酒吧的佈置是不同凡响的，波斯花園圖案在這裏是非常適得其所，對我們來說波斯是一個神秘的國家，但在這裏却令讀者聯想到具挑逗性的波斯舞。無名公主乃是指吧女或伴酒女郎。

第二段只有五行，全都集中在酒吧內的窗簾，纏着七品官走過玉砌的小橋，背景是一座中國塔；我們便議論那是清代還是唐代，頓而因這個議論造成我們走入畫中的七品官。

第三段的詩句全都非常淺白，故不必多費筆墨於此。

第四段而我們大口喝着菊花茶，頗令讀者疑惑，怎麼在一間酒吧內喝着菊花茶，作者有沒有搞錯，要喝菊花茶可在街上或茶廳，到酒吧不喝酒，豈不是如去杏花村不喝酒一般滑稽！再追看下來，竟在酒吧內抽廉價的香煙，豈不是令吧女看不起自己嗎？到底癡弦在耍什麼把戲？不知讀者有什麼意見？

(二)縱觀全首詩，可以說全在一間酒吧演戲和佈置道具。開始下午被點明是枯燥乏味的，爲了渡過這個煩悶的下午，於是我們便到酒吧來把性兒發洩在吧女身上，我們高興因爲我們得以玩弄公主。古典的神往是每一個現代人所有的，在這工業進步科學昌明的現代社會，我們得不到安慰和滿足，於是我們便來到這個佈置古色古香幽雅雅的吧來尋求解脫，我們企望走向古代，唐代或清代或者古波斯。雖然我們是失敗的，但我們還是自欺欺人的認爲多少有點成功。人工的紙花和隔夜的殘脂，撫摸過的吧女戴的假乳和用舌尖挖過的金牙雖不等於春天，但我們還是認可了一點點春天。現在又回到上面所提的問題了。事實上，作者嘗試表現的是處身現代的我們，雖然窮困，仍要到酒吧來抬高我們的聲望和身份。不過，在酒吧喝菊花茶是否合乎邏輯，倒是值得研究的。我們大口（狂飲）喝着菊花茶，不管那採菊的人是誰，暗喻我們只顧自己，完全不考慮那採菊的人，乃是現代人的寫照。我們仍要頹廢下去可從（復殺死今天下午所有的蒼白／以及明天下午一部份的蒼白）看出來，以致明天下午我們從主動變成了被動，從有生命到無生命，讓鞋子把我們運到酒吧來，說明了不是我們要來酒吧這回事，到酒吧喝菊花茶、抽廉價香煙和唾棄設在吧女臉已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總之，這首詩欲表現的是現代人生活的一面，精神得不到平衡而呈現不飽和，跑到酒吧來發洩他們的苦悶，想在性慾上得到滿足，又藉以發揮個人的自大狂和响往古典來自慰一番，這種生活無異乎是一種慢性自殺。

「酒吧的午後」

我們就在這裏殺死

殺死整個下午的蒼白

雙腳踩騰空磚上的波斯花園

我的朋友，他把藥子殼

睡在一個無名公主的臉上

窗簾上纏着中國塔

一些七品官走過玉砌的小橋

議論着清代，或是唐代

他們的朝笏總是遮着

另外一部份的靈魂

忽然我們好像



藍弦

好像認可了一點點的春天
雖然女人們並不等於春天
不等於人工的紙花和隔夜的殘脂
如果你用手指證實過那些假乳
用舌尖找尋一堆金牙

而我們大口喝着菊花茶
(不管那採菊的人是誰)
狂抽着廉價煙草的暈眩
說很多大家聞香時的謊話
復殺死今天下午所有的蒼白
以及明天下午一部份的蒼白
是的，明天下午
鞋子勢必還把我們運到這裏



詩





艾文 二首

一、放榜

那說 那消息

像瘟疫傳整條村

鄉神提燈籠

慌忙趕赴祠堂

爭看榜文的百姓

指着天空笑嘻嘻

有滾熱團黃臉婆娘

閃縮人叢

冷言冷語



氣呼呼的鄉紳
用力甩掉燈火
祠堂內火舌
搖搖拽拽
沒照出姓胡鄉紳
那傢伙的後裔

破落着火底燈籠
在野草叢
把七彩的龍鳳綉帛
灰飛煙滅

失去燭火的鄉紳
恍然摸索上路
憂神憂鬼的夜
吃吃地跟蹤

怪仲間



似有成排窗子

隱約的露出雪白的牙齒

冷笑

(八一年八月十五日)

二、那些印度人

印度人蓄力沖涼

然後用鋼針刺繡

比較身少女還漂亮

鼓聲震盪

三三兩兩起舞

好像悲愴的陰魂

懂真的尋求舒展



咕咕梆梆
一路纏轉

向索神

鑿啣齧哭

哭天不落甘露

哭土地草枯黃

哭成苦難的黃牛

哭成一條爛白頭巾

纏纏着自己

無法舒伸

(八一年八月十九日)



陳強華

沙之城市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告示牌，交通燈，斑馬線
擁擠的車輛，車輛上的人
街邊的燈柱，燈柱上的海報
海報上的七彩與文字

各自都交談着自己的語言

攜帶着自己的笑容

擁抱着自己的天空

街上矚矚前行的人

有些已經沉沒了

或者露出半截身體

還繼續嘩笑嘔吐甚至懷孕



他們蒼白着臉讀鈔票的畫紋

且盡量讓畫紋反印到自己的臉額上

不時議論一些似是而非的話題

比方說十字架架釘着赤裸的身體

比方說石油股票的升降心情

比方說刺耳的潮汐沖擊廣場的黃昏

比方說一隻螃蟹被海水淹死的事件

很多女人塗粉漆的臉蛋

和霓虹燈排列成的喧亂

很多男人貪婪得似乎在吮吸甚麼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一架飛機，一隻白蜻蜓

穿過發炎的雲

而後白鴿被烤焦成炭，他們不說甚麼

太陽微弱的光熱

散播到公園裏冬眠的蝴蝶，他們不說甚麼

公園小河的浮屍，上游的工廠林立



整個春天的朝氣，他們不說甚麼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城市裏空氣一粒一粒的流

你伸出的手握著

比方說是滿手的沙，塵埋的司馬遷與孔子

如果需要一點長遠的

比方說豐茂獨特的文化，延續的傳統

比方說有一把熟悉的鄉土，母親的乳香

比方說不是一攤可放在衣袋裏

不時拿出來炫耀的

不是可移動的，移動得多

它會無聲無息地減少

比方說至今你已明瞭一切

再說下去也是多餘的

附記：「沙之城市」是香港詩人也斯的一篇散文。我讀後記下自己的感觸。

一九八一、四、十一再修





沙河二首

一、據說詩人

據說

詩人的早晨

也像我們一般人的早晨一般

複製着昨日的早晨

他的假日

也是週末的後一天

星期一的前一日

據說

詩人的早餐

是一碟咀嚼了一夜

而尚未消化的詩句

說不定還是別人



嘔吐掉的
噴過得香口膠

據說

詩人的掌紋
是一面國旗
一張被割切的地圖

據說

詩人的妻子
是一種在深夜裡
不點燈的幽靈
常以自己的黑髮
覆蓋自己體內
僅存的書香

據說

詩人的死亡



常因某隻蚊蟲而

引起

或是在自己的影子裡

化成一灘

膿血





二、僧

他在入定後
已能隨着一片枯葉
飄起 俯視
自己蒲團般的軀殼

晚鐘

在第十三枚

松實掉落後

開始哭泣

聲音是苔和鏽之間的

一種結晶

他欲哭而沒有眼睛

欲號而沒有咀吧



欲回首而沒有頸項
欲歸去而沒有山徑

晚課後

如豆的燈光飢渴地飲着黑暗

飲着玄色的背影

啣住的水魚

曬着經文的溫度

而他還在瓷瓷裡掏

掏出了一隻袋錶

一張身份證

和一輯發黃的合家照



沈穿心

—
根的歲月

月光光，泡新茶

源啊源啊

終於化清變苦澀

茶涼時候

芬芳下降

噩夢上昇在誰的詩書哪？

作文章，見血淚

日以繼夜，縮縮牽掛

驚心搶踪

是不是，昔日燈



隔世魚，還是

一族綿延綿延的林木嗎？

二

小白菜鴨，漂浮在

懼怕的臂彎

睡隔不住，悄悄

把淚遺忘在一城喧嘩里

又像窄巷飛簷

規矩和疲憊

燈燃燈熄——

有急促客來，也有

急促客往

每一次回顧，據說鴨

夢醒，正俯視

小白菜起落明滅的靈魂鴨



三

老槐樹啊老槐樹

臂挽着臂，在其中

築戲台，在其下

唱甚麼呢？

「雨在森林中穿行，猛抬頭

看不清，在遠方……

日昇處，有彎彎的橋

苦藤下，暗水流過」

「咱們不知道遠方，碑上寫：

他是遊民

在漠漠的天，渴望

抓一把故土……」

四

螢火蟲，夜夜紅

從這王國，到那亡國



詩非詩，歌非歌

琴非琴，瑟非瑟

有牽有掛，無担無篙

倘若有意，該如何離藏？

搭一個帳篷的

夜聽山水流，想隨

山水走，又恐

山水不回頭

螢火蟲，夜夜紅

從這王國，到那亡國

五

天島島，崇城聳立

滔滔哭聲，聽不見——

皇皇然，皇皇然

如平靜銅鑼，待敲擊



一生未知的音色？
燃一把火，讓黑色退至
微明的邊緣，凝視
焦煉來回，來回的
秘密，泛向
沒有火的冬夜：：：：
傾聽，旋轉的生命
旋入無聲裏

六

排排坐，輕輕訴
日暮月昇，有土沒根

苦澀的奶，隱藏在
母親的愛，只有把
記憶壓在髮叢裏，抵抗
歲月的悲哀，其至於
用血和淚，盤算



迴流的水族，是否還
洶湧，憤怒在
支色的暮感中，然後陷入
川流不息，爭吵的
金寶戲院街的盆景裏……

七

搖呀搖，月正中
清明以後，誰還追憶？
失魂的水族啊，枕在
水那一方……
覓覓，尋尋
冷冷，清清
沒有牀，只有燈光
沿着這一端走向另一端
斑駁的千夜啊，摩挲着
許多險事，許多
帶傷的



歷史

八

風來咧，穿梭着
沼澤蘆葦，泛白在
還未認識逃亡的歷史裏

默默支撐，驚起
寧靜中的埋伏，看
布衣上刺滿多少口傷
見證多少風險，還有
斑駁多少鬢髮
誰也不識得，誰也
訴不出

在森冷的那一邊
風來咧……



九

梧桐樹，高又高

撥雲堆，誰那時生時亡叫

秋霜：靜默如

鼓聲不起

梧桐樹，手牽手

看雲去，陌生的太陽

深不可測，強烈在

衆生下獨白

梧桐樹，青又青

隨雲飄，編織甚麼列

由白與青而黑色，是不是

天地傳奇

十

老友來，酒興起

古今未來都一樣，每人



自然走進記憶裏，去持續

草堂燈火，何其

輝煌，想咱們語言

古早古早，降臨在

每一吋土地里，都曾

歷史過，也曾

遺落在每一片山河裏……

其實，回顧是每夜長夢

總雷埋下一些些

怎麼也埋不完的哀老與早寒的

十一

臘月終，此時此地

沒有欄柵可依

寂寂的屋脊，忍受

冷冷月亮

扶住，伴着

歷史血緣……



臘月終，此時此地
讓我們愛下去
交錯的歲月，恐怕
急欲離去
憤怒，悲傷
兀自飛落……

十二

一顆星，亮晶晶
在無盡的天，驚起
相思過的脸
在樹林外邊，一時
記不起悠遠的眼
映出萬千……
而髮越來越疲累了
安睡在記憶裏，像是
在思索，又像是
在期待……



生活過的一——
是不是一部叫根的歲月？





楊劍寒 二首

嬰孩的眼

一個嬰兒

臍帶未乾就死瞪着荒蕪的天空

看流彈驟地雷像不像春節的盛宴

春節的盛宴在破敗的城後破敗的街頭

破敗的門裡頭貼成沾滿灰塵的紅對聯

「天增歲月人增壽

春滿乾坤福滿門」

聲狀雲像不像一次偷襲，我們

奔附在春底林野掩藏在小山崗

后，給小姐姐或者那雙遲鈍的

小小鴿子

紅紙紛飛頭上的驚喜？

春天像不像一片龜裂的田



稻穗是傷口們

在肢體上豐收

收穫季裏且流行一種遊戲

像蒼蠅群不停盤旋傳染

桃花粉碎，老牛零碎哼着一聲餘響

老鼠從屋簷的破洞，偷嚼

日色

老農人騎臥成一口古井

井水漸漸染紅

驟然一陣乾旱的風

刮起大地的沙塵

太陽因為疲倦

漲滿血絲在眼裏

星星也在白晝的天空。偷窺且呻吟着

悲哀的幾聲

一切靜止

(大地仍有脈搏，我的頭緊臥，有一陣沒一陣的悶哼，大地沒死、寂止、沒有一絲氣。烈日被燒
如燒夷彈焚燒且不停延伸……)



西貢毀成破爛的喪家
美國用優良的 B 52
從寶藍的天空為難
發現整片大地
竟是一個嬰孩的眼
破碎且溢血

世界沒有了聲音



世界沒有了聲音
屋與屋窗與窗長期冷戰
透明的玻璃
裝飾着世人的冷眼
且高懸
雨的落下有如淚的落下
在你的眼

行人也都失去

清晨踱步的心情

讓冬獨自走在街上徘徊，且長長嘆息

而雨微微

像你的臉

我不能從你眼光的走廊中走出

是一排的沈思或者憂鬱吧

常常喜愛擊起

成蔓草圍在廊的四周

我不願是那蔓草

然而除了卑微，我什麼也不是

世界沒有了聲音

而雨微微

飄在無夢的國土



川草三首

一、碑

荒野 蒼涼

你矗立以不拆底傲骨

茅草花滿山飄飛

太陽移不開的孤清

夜用冰冷

推敲你底心事

灰與塵 虛掩了斑斑的痕跡

而斗轉星移

多久了

沒人在此駐足

甚至聲音也杳然

啊！那個篆刻文字的人呢？

那個篆刻文字的人呢？



四顧茫然

而兩情情

悄悄地清明你風乾底記憶

忽然，你背着

身後那坯黃土

掩泣

（一九八〇年八月卅一日）



二、召喚

向來，我只有沉默

立在山頭

臨風颯寒風

一覽衆山小

翠麗的景

優雅的畫

我伸手 可是

摘不到瞳孔裡流動的幽香

那裡有一條河

如遠古的脞帶

沿着這島的胸膛

奔流到大海

日日夜夜



隱隱約約

我聽到

它沉重的

呼吸

只覺得，莫非

天地

之間

還存在着什麼

缺憾麼？

又是早晨

我重臨

山頭

尋找一個完美的答案

天會回我嗎？

地會應我嗎？

我是孤絕的

但我不能永遠失去自我的聲音



我欲山風狂吹
我欲大海捲起千丈浪

向深處的歷史
擡昂地

召

喚

河水河水你激盪吧！

喚起我從未見過的磅礴氣勢

陽光用雲的翅膀

給我通紅的臉

我的血液沸騰起來了

我的血液沸騰起來了

那海那浪那河

胸湧而親切

這熱了又熱的

火

今日灼痛了我

灼痛了我的生命



讓我痛苦吧

讓我從痛苦的深淵

醒來

以熟得變人的

淚

長

牆

(一八八〇年五月廿二日)



三、難民

風暴呵風暴未息

誰想起

那悲難的

是回不去底

故鄉

誰就悲憫

憤怒

連天烽火中

逃離那一張雖然有點皺的

親愛的地圖

尋一條水源

一滴滴辛酸

從一隻碗的缺口



盡了出

來

(八〇年七月重寫)



陳遠帆 三首

自傳之歌

其一：肯定之歌

那雲在追逐與窺視的倦累里

摸索到蒸發而來的 喘息

最初的昇騰是擴拓眼界的慾望

待望盡了千哩 成了大地的龜裂

遺跡了万哩 成了冷世中的冷眼

你竟成了我揮不去的耿耿

於懷 的諾言

我總該啞言於你的鐵證了吧

當十一月

每張望熟了禮堂里的天花板

的臉 說：

來一次灑墨前的拔劍



然我總是無刀無劍

秋水秋水

我遲到了多少年你可知

我狂生了多少載你可數

湘水湘水

相送的人皆且露飄渺

或許我該已將遺容放在所謂的前程里

洗刷重洗刷至

談劇台上布幕的顏色

那我該將自己肯定一如越過天色

仍未知向晚如何罩下的

一隻歸鳥

要找一柱

擬幻里的

龍香

不斷地燃焚自己

却未知 咳嗽咳



却未知那天色總愛惡作劇地
將我的驕洩

模糊成

抑壓不得意的

泊沈

其二：掛劍之歌

我與影子獨行 笑談間

總恨年少地模稜飛臺揮霍神色

這才知道：氣候竟是

吐而未吐的預言一句

就如我該知道江湖上

多少把刀劍為我的走過而磨

而出爐，來一場狠殺

縱然千刀万劍出擊後

那怕只僅剝爛我的影子

竟在所不惜！……

「啊，看啊看



這一顆流星

竟美得如此邪氣」

永遠無人會掛問躺在地上屍體

的名字 正如江湖

人聽說無情

可是到底誰也都該有一場名字

記述他一剎的歡愉啊！

可是又是誰該拔劍

自刎 成全你歌中的

名字呢？

我想唯有影子才是

最真切的另一個自我

固守着 我們

子夜里的友情

也許我已該讓他們

倒開我的遊板的骨骼與溶解我執著的腦骨了

因為所有的堅決

都在決戰前化為



崩潰一場

所有的面目

都在歲月里剝落

我遂有一種孤獨

產生於大地

而歸宿

是否亦也于大地？

也許我該撲劍上道

這是一種漸深漸劇的秋季

「給我們演一場戲的

器具吧！」

你是我僕僕風塵行腳的僮子

有挑書的担子

有吟歌的曲子

有過欄橋的大雪

有脆响的鈴聲

有灑洒的山水畫扇



哪我該掛劍而行抑折劍而休呢？

「過橋三哩 便可投宿
儻子儻子 且看啊看
那櫻桃木 爲什總以
衝刺的枝椏 刺痛冷風
裂開稀鬆粗糙的皮膚
顯現自己昇降無定的歲月？」

唉唉，劍，總是要掛的
只是

在風雪中？

在歌吟中？

在書典里？

還是在歲月里？



其三·面目之歌。所謂「朋」與「友」？「義」與「氣」？

無需改誌航行的水道
那淨淨的風 在發作
自己所謂的狂威。

我總該將抉擇一條
幽冷而遺世的航道

嘆嘆的月升起

不休的是蒼白的

每一張臉

其後的好笑

我的笑聲、拍肩、揮霍、不拘

竟成豬肉肆上

最昂貴的 瘦肉

就只待那秤來稱

不見廬山 但那面目

却是我棄麗而去的

驚悸一瞬。或夢魘一場

曰：我還要承當多少的嘆息

而我也許更不該有什麼



不屑。因為許多快擇

必需棄舟：：：而我的詩，

你的激越雄辯呢？

你的勇氣無畏呢？

假設（或真的）世上有這麼多張

隨時灑賣隨時兌現隨時收回的

臉！那我該擲筆長嘯抑絕袖而去

呢？而

臉，而面，具

我的思想與意識是流年里

一塊昂貴的

豬肉

就待那秤來

稱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卅日）



天冷時

天冷時 月光如喋血街頭的長劍
熟悉及親切的

刺入粗糙的皮肉 許多往事被

澄黃的月光 襯托、伎誇

我終于知道

那個袖冷冠寒的俠士

為何在冷風與大雪齊傲的時候

仍孜孜的

要去

起一場義

這親切的黃色啊！



那個月

終于

自八月十五後

被刺殺

遺囑是一地的 血漬



粽子的研究

之一：粽肉

我想，在這個世界的毀滅之前
必有一個污衣污臉的乞丐

在人聲震天 划着

龍舟的江岸，說道

管他是誰

管他是天間

只要有誰給我一粒

可吃飽的粽

什麼牢騷 什麼閒話

也會如漂在水面的粽葉

越，漂，越，遠

之二：粽葉



(爲什麼要用竹葉
而不是椰葉、亞答葉抑香蕉葉?)

那人吃完了粽子
將油膩拭在牛仔褲上
唱著不要問我爲什麼之類的歌
揚長而去



符慕平 二首

一、倒影

忽然我想寫詩

從山川草木

一字一句的寫下去

將大地碩壯的沉默

天荒地老的編成海枯石爛

如此如此的遞寄給碎

然後

我便腳跌露潭

宣告所有的星所有的景

都為了一種執着

便日日夜夜

輕輕倒瀾在一片浩浩蕩蕩裏

沒有沉魚



不需落雁

總是如此悄悄的

長長久久

印影在潭心底

（後記：民六十八年九月廿三日凌晨，苦不成眠而作，廿三日晨定稿於台北）



二、無題

將秋天壓成薄薄的楓葉
夾在日記中

覺得它夜來化爲蠶

偷嚼我的夢

然後等待遙遠街燈休息

剪一團圓圓的月光貼在窗框中

就有潮會自心頭泛起

扭扭曲曲的在眼前結晶

映

向向的胃酸酸得難受

該去宵夜了吧



六十八年十月廿四日稿於台北



賴廣連

沒有題目就是詩

有這麼一條狗在垃圾堆裏找到了一根豬骨
就死命去咬著它

一個洗髒髒的婦人張張地把一碗的水
扔向牠這條臭狗

牠仍然想再度奪回那份食物
牠的身體全濕漉漉了

牠憤怒地吠叫著她

她看不順眼就隨手射出了一塊小石子
牠習慣性地跳開了

其實牠並不會就這樣簡單離開
牠會回來的 這就是肯定的



他

有這麼一條狗在垃圾堆裏拉出了一根骨頭

七九年八月九日稿



楊玉蓮 三首

一、情絕

兄弟

渡過這山河之後

你又何須揚起手中的劍

你不知道

從前有張塵埃刻皺的臉

日日趕八千里的蒼桑

夜上點燃孤燈

數着掌齣的圈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老人使用手臂把兩個小靈魂牽成個圈，眼中躺着的溫柔，你不知道)

兄弟



你又何須握劍

冷冷的一刀接一刀的刺在我心上

相像的血花四濺

滴落在萋萋長草公塚的棺木

江東父老

眼睜睜的睜姿換了又換

兄弟

你又何須棄我一人

漂泊山河

望不穿千里濃霧

情絕似終

你又何必



二、流言

某個少年預言

流言是條寬寬的班馬線

對岸的車輪及時利住

不敢前進

三、結局

重重山色阻隔了你的去向

於是你只能隨遠

星

最終羅盤也指引不出你的方向



北 是

西 東

南



散文





陌生的夜

菊凡

天空是黑壓壓的，想是會下場雨。我抬頭望望天空，低低地吟哦着。這是個奇異、陌生的夜，我對它有些愉悅的感覺。吉隆坡，我嚮往的名字，今夜我投入它的懷中，我想探索它吸引我的地方。但是，我却不懂要從甚麼地方探尋起。

老周問道要去哪裏走走？四處是高樓的燈火，汽車的流竄，人潮湧動。老鄭在他耳邊老練地說了些甚麼，他們哈哈大笑。我突然感到在這人群中，老周和老鄭也是陌生人，不相識似的。其實，我們今早是同車而來。

去哪裏？我們好像是在一座大森林中，四處碰到的都是樹木叢林，其中可能有食人樹，我提心吊胆的走着，張望着，留意着。有人擦身而過，碰着我，便會本能地摸摸自己的衣袋。要去哪裏？我們輪流問了一回，答案自然都是相同的：我怎麼知道？問老張吧，他是我們四人之中，最熟悉吉隆坡的人。他說，我帶你們去險間走走吧！甚麼？我驚叫起來，你知道，我最忌在陌生的夜裏說邪話的。老張說：跟我來吧！他神秘的聲音，在人聲車聲唱片行裏轉出來的叫喊聲夾雜中，聽來真像是牛頭馬面的化身。

我們穿過一條夜市密集街道，由於我貪看一些花花綠綠的景象，不覺被人流湧至離老張他

們有幾步遠，那時，我有如在漩流裏向上游，無法一下子突破人流。待我們走出市集，踏上另一段黑暗の後巷時，雖覺鬆了一口氣，但另一股特殊的感覺却湧上心頭，那是陰沉、幽深的感覺。老張說，這便是陰間路，前面便有陰陽人。說完，竄進我眼里的是一堆人圍住一個高聲說話的人，圈外陰影重重，把一盞搖曳的臭土燈圍住。我好奇地伸頭去看。你想，我看見的是甚麼啦？啊，是許許多多照片，女人的奶，女人的唇，女人的腿，女人的下體，男人的手，男人的口，男人的屁股，男人的生殖器……都是畸型的，像蟲，像蛆，像河水上漂浮着的穢物！照片旁邊堆着一小堆的錢，錢旁邊擺着一小堆的藥丸，那個賣藥者生着兩撇黑鬍子，臉型尖瘦，說馬來話。mekan eedji, tahn jana' bekan tri, ta' payah taku' penyaki.

這堆人的後面便是一間間洞開着的後門，許多打扮得像妖魔的女人，靠牆站着，胸前的鈕扣開着，臉頰油光。她們向我們張望，她們那種習慣在黑暗中搜索的眼睛，自然看得出我們這些外地客，一個對我笑了笑，我卻感到一陣寒，從足底逐漸升上來。

我不知道那些跟我們一同湧進的人們是不是外地來的。但我總覺得有點後悔來到這地方。我想我們不應該爲了看那些特殊的人而來。他們不是動物園的動物，何況到動物園去還得買門票。看了這些黑暗中不扣鈕扣的女人，不是令我心中感到癢癢，而是令我覺得心如刀割。人間的悲殘便是人們在這陌生的夜裏，彼此都成了動物。

一陣驟來之風，從黑巷的來路颳起，帶來一股不知是甚麼味道的腥臭。一團團的紙張，從垃圾堆翻滾過來，被許多人不在意地踏貼在鞋底。前面出現許多穿着很少的女人，雪白的肉色的，黝黑高大的，肥胖長髮的，她們都不說話，只在那高樓走廊下，像被困在籠中的熊，來回地走着。

她們便是陰陽人。我不懂用「她」來做代名詞，是否適合。但你若在場，絕不反對我如此稱稱她們。她們是怎樣在這夜黑風高裏賺取生活？我這麼低低地自問，沒想旁邊一位陌生人卻對我說：「她們用胸脯，用手亦用口，還有，唔，你最好叫一個來試。那洞開着的樓梯口，正等你光顧！」

那風帶來的腥臭隨夜色而濃厚，我突然低聲吟喚：吉隆坡呵吉隆坡。我再也忍不住了，打了一個呃，一股濃烈的酸味及辛辣刺激着我的喉鼻。我說：走吧！

離開了那污穢的後巷，我們投進那混亂但類似死寂的峇都律。我們茫茫然的向人羣走進去。我感覺自己像一條大魚，被放到太小得擁擠的缸中，需要空氣而浮動着。

悶熱得很，我希望天空飄陣驟雨來，也許會好一點。想着，卻不見了同行的老張。一陣急促湧上心頭，我不知所措地淌出汗來。



樹林 小黑

我在無意間去過那座小鎮也在無意間發現有那麼一片空白。站在路旁可以一目了然望見我們那間老屋大門上的銅環。原來那座樹林已經砍伐了。我竟然有這麼久不來這座小鎮了麼？以前可不是這樣的。以前也能夠望見我們的屋頂，只是那要看透一座樹林，而且只見陽光下閃爍的光芒刺痛人的眼睛。一座樹林要看透可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你能看見一點點，因為有那座樹林。

那座樹林我和母親曾經在那裏翻過泥土。我們一年養幾次鴨。一次只養十隻容易照顧。濕漉的早晨，母親在洗衣前就荷了鋤頭朝樹林走，我和小鴨跟在後頭。我們沿着小河兩岸翻泥土。蚯蚓出現了，小鴨即大快朵頤。吃飽以後，牠們在河裏洗澡遊戲，我們另外挖了一牛奶罐帶回去。那些蚯蚓都是軟弱無辜的受害者，而且死得很沉默。一條河岸我們翻遍了，小鴨跟着長大了。我們又買另一個十隻重新從另一端開始培植一羣生命。鴨的生命力強，等到要賣時，十隻總還有八九隻。不像小雞。小雞我們也養，雖然不若小雞那麼喜歡。養雞的時候，我們在黃昏帶他們去覓食，找白蟻堆。看見地上有隆起的泥土我們就鋤翻。一團一團的蟻窠翻出來，變得小雞半死。有些吃得太高興了，好像人一樣，竟然真的脹死了。可憐的小雞，可憐的母親。十隻到頭來只剩五隻可以賣。

樹林裏有日治時期圍築的土牆。馬蹄形，二人高，七八尺厚。一座樹林有七八座馬蹄坡。有人還盛傳可以聽見老虎的吼聲，更有一些靈魂的嗚鳴。都是些無稽之談。我試圖聯想當時日軍在馬蹄坡內的熱鬧抑或孤寂，總是不得要領。終究我們都是未經戰患的折磨，寂寞是聯想不來的。每次我們從坡上乘坐檳榔葉滑溜落下，都在討論究竟圍牆之內是否有日軍當日倉促投降而埋葬的珠寶黃金，或許其中有誰是幸運的阿里巴巴。我們來不及組織成發掘的隊伍，轉瞬間，都長大了。我至今猶遺憾這個早天不能實行的圖謀。

北風吹得黃葉輕舞正是堆砌樹葉圍牆的好季節。漂亮的葉我們製成桂冠戴在頭上。幻想自己是掌握無上權威的君王。常常都有人爲了爭做國王而認真吵起來，悲哀極了。我們兩伙人馬，各築王國，且對相且仗。樹葉築的牆要有多高就有多高，當我們聚打成一片，終於皆濕蕩在黃葉中，散黃葉塵土埋葬了。那時候我戴桂冠就頭暈，所以始終當不得皇帝，那將永遠不能實現了。莫說我們都已經長大心境已自蒼涼而轉淡落，就是青春還在，也玩不得稱王稱侯的兒戲。那座樹林竟然那麼消逝了，再去那裏找黃葉埋葬自己？諾大一座樹林，只留下八座土坡，光禿禿地屹立「林」中。時間就是這樣無情。母親鬱鬱而終於那座老屋，老屋又轉手賣給人家。樹也跟著一株一株砍伐了。等女兒長大。我只能告訴她爸爸說的樹林只是一座謊話。在地城市的生活，是沒有樹林的。

落葉

一、好東西

小的時候，任愛躲藏避開媽媽的大眼睛，去路旁的圓垃圾桶翻臭臭不香的拉拉雜雜，尋找別人家不要丟棄自己却認為是好的東西。像肥脹的樹膠圈，像漂亮的公仔圖片，像薄薄又似透明的小原子袋，或者，是破報紙上的一些彩色風景照。一樣一樣的，會收藏在別人不注意的地方。

吃飯的時候，把平常極少吃到的東西，夾了偷偷塞進碗底，要留最後才吃。好吃的東西，總是在扒完兩碗飯後，要推開椅子離桌了，才把好吃的東西放進尚有飯渣的嘴裡，慢慢的嚼，嚼出那種好吃的美味來。

看報紙和書也是這種醜樣子，把自己認為最好的書或一篇文章，留到沒有甚麼好讀了的時候，才拿來一字一句的讀，慢慢的咀嚼出其中詞藻的美雅，和行文中所洋溢出的那種真摯情操，實在是樂在心裡，喜上眉梢。好的東西，是要慢溶溶的去品茗，吸取。那種，我認為的樂趣，是無窮無盡的。

二、又見石級 又踩石級

被每一雙腳所踐踏着的是一片綠茸茸的草地，下了斜斜的草坡，邁接着自己一雙瘦瘦的腳的是一級一級的石級。短短的石級過後便是一道通到河對岸去的木橋，我佇立在橋上，做某種姿態的凭欄眺望。河水是混濁的。在河裏歡嬉的孩童忘我的在他們的水域里沐浴着水的清涼；淡淡的陽光天，是一柄最美麗的天然傘。

走過橋去又是疊了起來的石級，我雙手插在褲袋里，悠閒的踩着石級。走到了盡頭，再走下來，再經過木橋，又見石級，又踩石級。仰首是那棵有深紫淺紫相間的花樹嵌進自己的雙瞳里。和一個年輕的男孩去攀摘一撮那紫色的花，將這一撮開得那麼好看的花送給了一個好看的女孩。花的美麗是短暫的。她說祇珍惜它美麗的一剎那便夠了。

戲棚脚

葉蕾

玉

趕到關公廟路口，已聽到傳來的陣陣鑼鼓聲，來到戲棚脚，只見黑壓人頭，畢竟是居住在小都市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偏愛的正是這種鑼聲喧天的酬神大戲。台上的皇帝正演着夢見韓信向他索命，一驚昏倒，被呂后救醒之後自知不久於人世，故臨終前立下聖旨，當他死後，升皇紀之子登基。皇帝駕崩後，呂后修改聖旨，立自己的兒子為皇。我抬頭一望，戲台的左角正掛着一個小型黑板，上面書着：呂后篡位。此時呂后正拂着水袖，吩咐太監宣佈皇帝駕崩的消息。她水袖一收，三指往內一屈，兩指向前一擺，頓時顯出她中指上正戴着一個鑲上翠綠可愛的玉戒指。連演太監的都戴有一粒玉呢。看到玉，就想起了母親。當年我未出嫁前，總愛隨着父母親去看酬神戲。每次當母親看到出場的演員手上佩戴着玉時，不論是玉戒指，玉環或者是五粒翠玉鑲成的玉鐲，都十分羨慕地讚賞，一面又不斷的叫我看呀看呀那名演員她白皙的手腕戴上翠綠的玉是那麽漂亮那麽可愛。母親又暗自讚賞他們演員對玉必有一番認識及懂得選購，否則不可能每人戴的都是那麽翠綠得引得母親那麽羨慕的玉。當然綠中帶白與綠得不周的玉和翠綠晶瑩的玉之

間的價格是有很大的分別。在戲棚脚看戲，看演員手上戴的玉，就想起了母親。自從婚後，多年來已沒曾與母親携手賞戲，不知道母親是否仍然愛慕着演員手上的翠玉。

面具

戲台上的鑼聲鑼鐺的敲着響着，大人們都把目光投向戲台上，跟着融化在它緊湊的劇情裏。戲棚脚的小孩三五個圍在一個玩具攤前指手劃腳，漸漸的成了個小圓圈。玩具攤前一邊小型的煤油燈在攤主面前幌動着。在十五六年前，每當各地神廟上演酬神戲的時候，戲棚脚的草地就會出現這種流動性的生意。像賣玩具的、賣冰糖的、還有賣女人的金錢粉及黑色帶着曲綫的髮夾，當然也有那種賣古書如水滸傳三國演義及關開頁內印着一段一段如包公會李后呂蒙正三門街戲台上唱戲的書，都十分的吸引人。我童年時總愛蹲在攤前翻看這些書，看公仔挿圖。有個時期十分醉心於當個潮劇演員，當然這一切遭受家庭的反對，也被母親責為神經病。後來還曾買了這樣的一本潮劇歌書把自己關在房裏「喜得今日身榮貴，金花斜挿，戴帽上依呀」的自演一場呂蒙正。如今社會正趨進步，許多年輕人都不愛看章回小說了。連戲棚脚賣戲書水滸傳面具冰糖髮夾的行業都沒落了。今夜重見這一攤擺賣各種臉型如東姑體飛俠科學巨人的面具，見孩子歡愉的神情，不免回憶自己當年這般年紀時的感受，又何嘗不也如此。

吵死人

戲台上的小婢女配合着樂器聲，右手伸向背後抓住辮子耍辮子穗，腳下走小旦的碎步。啊，煞是好看極了。我眼光隨着小婢女在戲台上走個小圓場，耳邊有人在表演喜相逢。啊哈好久不見妳好嗎難得在這裏碰見妳妳也來看戲啊？不看戲來這裏幹嗎這簡直是句廢言嘛，我嘀咕着想。她們又說是啊妳結婚也有好多年了時間過得真快是嗎已有三個孩子了甚麼大的已唸二年級了嘛妳跟我同齡居然這麼好命真羨慕妳啦。哦我還沒對象其實我也不想結婚看過這麼多結了婚的朋友的婚姻都不愉快都聽怕了不過像妳如此這般好命我也不怕人家閒話這世界畢竟讓人自由結不結婚又關他人何事妳說是不是。啊哈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只是我正觀賞到小婢女開口唱道想我十歲進入李家爲婢終日忙碌不覺已過了六年只因家貧怪父母：：我聽不到小婢女接下去唱些甚麼，戲棚腳在我身旁的兩個女人正技啞着彼此的心境。我右旁的一個看似六十多歲的老阿伯正聳起了眉尖，他正看到小婢女試着眼淚，神情凄苦的在訴說被身旁女人聲調淹蓋至聽不到的苦衷，老人神情厭惡的橫了兩女一眼，惟她們正沉醉於羨慕與勸導中而不覺。這情景是多麼熟悉呢！倘若嫡母仍在世上，在戲棚腳地坐的位置旁，若人們在嫡母細心聽戲之際不識趣的訴着說着，必定引來她的不悅。當嫡母向人們橫掃來這一眼後仍情形如是，接着可要當心地就這麼破口一吼走開走開，婆娘仔人話多多，要講到別處去，別在這裏吵死人看戲！

鹹酸甜攤

小時候去看酬神戲，最喜歡先繞鹹酸甜攤一四。賣的是芒果紅毛橄欖番石榴之類的東西，有鹹酸甜的各種味道，任由選擇。這些東西都被攤主削去了皮然後再醃過糖精而小孩頗喜愛吃的變了買的水果，都用一支一支的椰骨串成串串擺賣。小時候家境較為困苦，說是去觀賞酬神戲母親翻了翻衣袋只給兄弟妹每人五分錢，到了鹹酸攤就只管繞着這一攤，儘管偶而還有三幾隻蜜蜂來回停沾在這些甜品上也不會感到不衛生的恐懼。只在考慮着到底要買一串的芒果還是紅毛橄欖或是一粒番石榴，心中又在擔心這小串的東西吃一吃就完了再想想五分錢要買些甚麼既好吃又能讓人久久吃不完回味无穷的東西，結果思量之下還是選了擺放着的那一大盤的削出來的果皮。攤主把這些果皮醃製過去了薑味再醃上糖精，滋味好似成串的芒果。攤主用割開成幾張的報紙在手上一轉就成了三角小袋子，用手一抓盤上的果皮，嘩，可是一大包哩，大家無不喜上眉梢。回到鹹酸攤，站在椅子上，一邊看台上的戲，一邊用手把果子皮送入口裏，最好慢慢吃，慢慢吃，才不會那麼快吃完它。

來到鹹酸攤，果真有着這麼多美好的回憶。鹹酸攤的流動鹹酸甜攤行業今日依然存在著，惟曾走過許多次這類攤子，那一盤叫人回味的醃果皮卻已不復見。也許是隨着社會的進步而被淘汰了。

註：「鹹酸攤」乃潮劇人士對演酬神戲處台下的稱法。

愛月蒙路說

月如白鏡。星如醉眼惺忪。

又是這般景色，構成了如此的一個月夜。

自小對夜有種狂愛，一種不能解釋的情懷。

小小願袋中，塞滿了美麗的神話。嫦娥爲了愛她的子民，護她的夫婿，忍受了千百年的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伴她的只是一隻成日搗米的白玉兔，和不解情的青蟾蜍。

那是怎樣的世界？沒有人間，沒有煙火。

我自然還知道有個吳剛，一生一世在砍那不倒的香桂樹的魯男人。對他總是沒有好感。總是希望，讓月中只有嫦娥，去他的吧吳剛！

幼時就愛月。每逢元宵，每逢中秋，老奶奶誠心誠意地拜祭她的日娘娘；而我呢，也不白閒着。去採集最香艷的野花，把心愛的玫瑰也獻上了。

是有些痴。總希望把更多的花香，供在嫦娥跟前。把人間和她拉近些。痛惜這個廣寒宮里的仙子。織女尚能一年一度天河會，嫦娥的天河在那裏？

長大些，把美麗的神話都碰碎了。成長的代價即是這樣。

有些酸，有些辣。

如今老奶奶也懂得月中沒有仙子和玉兔和青蟾蜍了。她若說拜月娘娘，大夥就笑了。只是我笑得有點酸。我想我能體會老奶奶胸中的那種刺痛。一個美麗的偶像被摧廢了，你說那種感覺呢？但我沒有失去對月的神往。正如老奶奶永遠不能放棄她的信仰一樣。她總是說：頭上三寸有神明。所以她能謹慎着不去踏一步錯。

如今我已成長。家人說我已脫胎換骨，恰如一隻蝶的羽化。幼時是怎樣的？我一點也不知道。十歲之前，沒有留下半幀照片。而那幅十歲時的照像，如今還掛在大廳的一個角落裏，不管主人去不去看它。

鏡框都脫漆了，像片也變黃色。但鏡中人的樣貌，還是清晰的。鏡里有兩個人兒，皆是一邊肩膀斷破着，另一邊手提着百花褶裙，把裙角提得好高好高。較矮較圓的人兒跪起眼，生似被逼了拍那像片；較高較瘦的挺着眼，想笑而不敢笑的模樣，不很大的雙眼却睜得很圓很圓，一副似懂非懂的傻毛頭像。

偶而也指着像中那傻毛頭對來訪的友人說：瞧，這是我年輕時的肖像啦！

年輕？不，該說年幼比較恰當。年幼時，怕鬼，雖則沒見過鬼。而且怕「黑貓公」。對「黑貓公」的印象尤為深刻。

不記得那年是幾歲了。有個夜晚，提了盞煤油燈欲上樓去，倏地一團大怪物竄了下來！我跌坐在地上，煤油燈碰破了！媽說：我的胆子也在那時候破了！（就因為那隻可惡的大黑貓公！）於是，從此我懼黑，怕鬼，還有許多許多夜里的景象。（是後來在魯迅的文章中讀見他把墳

場外的「鬼」踢成人，才從陰影中甦醒過來。）

但只有月夜不怕。月夜，最興奮。因為可以和堂兄弟姐妹，還有鄰家的孩子玩捉迷藏。躲在車房里，躲在大樹頭後面，躲在花架子下面；最刺激的可是躲在擗灶里了；找的人喀嚙喀嚙地踏着碎椰壳，在依稀的月光里尋來，看看就靠近了，躲着的人却蹣跚起腳跟，打從擗灶的另一道門溜出去……

神話是迷信的一部份，而神話，也是最美麗的境界。

小小年紀，老奶奶就在我腦海里灌滿了神話。除了嫦娥和玉兔和蟾蜍和吳剛，還有后羿，還有天狗二郎神，還有女媧娘娘，還有七仙女，還有許多許多……

還有許多許多，我忘了。當心中有許多憧憬時，回憶就成了一片迷茫。總是告誡自己：當年輕時，莫要活在過去。

見過過去如烟如霧，騰在老年人的眼里。與其說從過去來燃起希望，勿寧說是絕望的掙扎。因為他們無所有了，只有過去。

我自然不願以過去來粉飾日子。但偶而地，回憶也似一張網，層層把我罩住，正如當此際正屆中秋，正屆月滿時。

回憶就如潮湧了。

那一年，我只有七歲吧！

因為砍豬菜，把一隻手指砍掉了。父親破例地，答應在那年的中秋，買給我一個燈籠。多少個奮然忘寢的夜，而父親忘却了他的承諾。

滿月的光華，籠蓋着整個大地時，夥伴們提着他們的燈籠；有似游魚的、有似飛鳥的、有蓮花、有飛機大船……，燭光黃豆，而它們無懼地與秋月爭輝。

可我什麼也沒有呀！我躲在閣樓上，透過木櫺，透過淚光，望月。於是，手上的刀傷，又作痛了。我無聲地哭着，讓心懷感滿秋月的光輝，睡去。

之後，我夢見月中仙子。夢見她把秋月摘下，化成了一個大燈籠，放在我受傷的手中，輝煌無比。

我提着燈籠，一路搖着，擺着，笑着，叫着。月光在我四周昇華……。

醒來時，月兒已當空而照。光輝洒在我臉上，洒得我睜不開眼；用手一擦，才發現睡前的淚痕依舊未乾。月光洒在我房間，使我感到一陣乾轟的渴。月光洒在我手掌上，包紮的傷口把紗布染紅了，創傷驟然又痛上心頭……。

那是記憶里的一個小點了，親近而遙遠。而今，圍繞着我的是無數的燈籠與燭光。還有孩子們眼中的光彩。他們的父母也一樣的忘却了承諾，或根本不曾許過諾；但他們却親手把月亮摘了下來，置入掌下的那一小小燈籠中！

月光映着他們眼中的驕傲與感激。

月光。這月，原是映着我失望的童年的那輪月呀！

古月照今人，今月亦曾照古人。

有時竟發現心里一片蒼白。一種步入中年的落寞，無所謂悲哀，無所謂狂喜。

然而，對月却永遠有着不能解釋的狂愛。尤其月圓時，心潮澎湃，種種靈感應月而生。少年

時聽說過有一種月狂症，每屆月滿時就會發作。而發作時，丟掉身上一切束縛，立在月光中狂嘩……之後，幻想自己就是這麼一個患者，對着明月呼嘯……

嫦娥仙子呢？多少次呼嘯，呼不出仙子來。

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宮闈笑語和。月殿影開闌夜漏，水晶簾捲近秋河。

你豈能捲得起玉樓上水晶簾子？你豈能近得了秋夜天河？

讀古詩，心懷遠古。在月夜風讀古詩，另是一番風味。一面復一面的月，在詩中昇華。眉上是月，目中亦見月。

月是詩的生命。翻開詩冊，見的盡是月。古月如鈞，如盤、如明鏡。千百首月詩，最着迷的是李白的「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遠云漢。

舉杯邀明月，多放的情懷！

不善飲酒，但該飲時一飲又如何？能與幾位知己，把酒漫飲，包圍在四周是柔和的光芒，光

映着酒，酒映着人，那情那境，怎令你不迷戀？

偶然涼風微微吹來，吹熄了燈盞，只餘下一片月光，一片人影。……酒在唇間，月在眼中，你可來分享這一份祥和？

李白呵李白。

你若自知，且來與我同飲歡何如？



恆是回首的眸

葉河

雜草色的夜已被鞏成泥土的記憶。總有一些不安狠狠的攪翻過來又塌壓下去。是那一季的花魂猶纏繞着蝴蝶般亂的眼神？從葉脈窄長的迴廊數步過去，夜露墜身的哀聲，恆是回首的眸，翻絕一如簷下流離的雨滴，攀爬不上一角古中國武俠風味的飛簷。一切聲音隨着沉舟寂靜後，感覺不再奢侈的揮霍乾澀的性情。我孤獨的衣色自鏡中浮屍般幽幽隱現，然後扁似般默然的盛開，介乎愛與恨，浮生虛無的空間，入定的境界。驚夢到了卸裝憔悴的時刻，一身素裝只覺清秀了許多氣質。沒有了囂張的虛榮和極端不平的情緒，我無言的轉身，拒絕在一己的羶情里躡身。但是我却拒絕不了，那無意中擊傷我，從眼神的風線上，滑過空茫的掌心，展翅掙脫的一隻麗色的彩蝶。我的低心事蒙上一層麗色的底色，仍是行色隔斷，拐過街巷的梆子聲。泥土的記憶被風雨調拌成另一個花季，我深紫的根仍舊探索古老的源水，那從古井里掬出的一張舊去的容顏。至於我是怎樣回歸泥土的記憶，那並不是一花一草種得出來的秋色。甚至於我幾時再長成一片草色的夜，就是把泥土再擊幾遍也是翻查不出的。



河之內

賴廣連

河，這樣的稱呼不知是否適合，每每叫起你這個名字，我就能看見有一條河在眼內流着。整整一世紀，灑漫了炮火的煙雲，那槍聲，那叫聲，在土地龜裂萬竅俱滅沼澤叢生的地帶那般纏繞地拼命，爲自由、平等及博愛，時而向着茫茫的蒼穹轟了一响，或者向東昇的太陽吐一口痰，然後狙擊敵人，不是追，便——逃，原本就是這麼一回事。河，你是否仍在？每個人都飢渴地望著你，在北經綫和南緯綫，有太多人知道你却不瞭解你，但却迷戀了你，整整的一個紀元，在人類歷史上，掀開了一張新頁，輝煌的亮着，永垂不朽。

我常常在如此艱難的年代你會否乾涸，沒吃娘的奶又怎能長大，但你長得比誰都結實。從來就不敢相信你會氾濫，把洪水導向全世界，這想必便是你的聲音，哄動了我，更哄動了你自身，你不僅是一條河，甚至密西西比河都成了你的支流，實際上，你是全世界最長，最寬，最深，最古老及最美麗的，最終你是最偉大的。

遠方的洛杉磯常鬧群眾示威遊行抗議暴動，你什麼都沒有，除了西貢市曾有和崗引火自焚的悲劇現象，有一架飛機來，你都有把握讓它在洛杉磯落機，因爲最有效的抗議乃是出任何聲音，像打游擊一樣，偷偷摸摸，三五成群，不必加龐大的遊行隊伍般浩浩蕩蕩。

從大漢山望你，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從酒吧內無上裝脫衣舞的興奮到妓寨的性快感，由胡志明的遺照看今日的你，南中國海的大浪沖擊你的邊岸，季候風帶來了連續不盡的雨季，在紅河與黑河之間，在兩邊受力的邊緣，湄公河流入了金邊湖的時候，你還要流到那裏去？一旦離開了黑森林，竟爲了詮釋解放主義而作戰，到底現在你在河內還是河外？或許你在河之中，兩邊受力左右不得，啊……河，你竟已成癮！



寫在國際殘廢人仕年。()

華欣寧

青葉集

一、心話

以前曾經期待十八，咒罵十五；現在反而有點害怕了。稍不留心作錯一件事就說一句話，沒有人再會用年紀小當藉口來原諒你。

朋友過十八歲生日，把蛋糕上面的18看成81，免不了心憐：怎麼這樣快？再過幾年，恐怕連提起都不願意提。

朋友問妳幾歲夢沒有？我說早就過了。個個忙著擦尋我的髮：奇怪找不到白的。證據其實在於心境。

媽對病重的祖父說：你想吃什麼你儘管講出來，我們一定買給你。誰也知道那不是叫人開心的話，所以不必笑我近來比較注重吃。等到老去只剩幾支殘黃的蛀牙，吃已經不是一件享受的事。

二、講話

有些倦累了，說過從此沉默。是金。可不是？

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做一個不令人討厭的傢伙。只是有時候也許修養不夠，常常講些其實不願意講出來的話，過後才懊悔；可惜已經收不回來了。然後證人對自己反感：哼這人！

禍往往從口出，當然。

小時候不喜歡開口講話，因為不懂如何去得罪人；長大了懂得越多，舌頭越繞轉個不停。人大概就是喜歡這種犯賤。

曾經說錯了一些話得罪了人，自己竟然不知，希望那些人有一副寬敞的心胸。誰能無過？是的，少講一點無關自己痛痒的話吧。短暫的生命，我願意讓它無牽無掛地離逝，像煙像水流。

三、痛

中午下廚弄餐，切菜時切到手指，連指甲也切下去，痛。我還呵呵笑講給爸聽：疼是疼，沒什麼要緊的。後來因為某件事而跟媽嘔氣，淚滴在手心上，痛！

四、公平

前一陣總是感覺自己的運氣突然比其他你好，這一陣却活得那麼不如意。上帝的心是不偏的？或許是吧。這樣我才偶爾會覺得自己其實樣樣不如人，才會虛心向學。

小說





引魂

陳政欣

巴士逐漸緩慢下來，終於在個巴士站停下。你站了起來。一個五六歲大的男孩趕在你前頭向巴士門跑去，在他後面一隻手伸了前來，企圖抓住那男孩的手，喊道：「小心，等車停住，才下車。」你向座位一避，一位三十多歲穿着黑色軍服的婦女在你身邊擠過，向那男孩撞撞碰碰地走去。車終於停止。那男孩跳下巴士，然後站在車邊，等着他的母親下車來。你尾隨着那婦女，從巴士落下。巴士在吐出一團黑煙後，向夕陽殘照的街頭逸去。這時，正有一隻烏鴉在你前面走着，穿着孝服的母親頭上飛過。那男孩抬起頭，望着那烏鴉的黑影，說：

「媽，真的外公今晚會回來嗎？」

「是會回來的。頭七囉，他會回家來逛一逛的。」

「真的嗎？」

「真的。今晚你舅父他們要在門前撒些白粉，在靈前也要撒些。明早，看到足跡，就會知道外公有沒有回來了。」

「媽，你不怕？」

「怕甚麼？自己公公嘛。」

你聽着這母子的對話，不禁微笑起來。

你在一間屋子前面停下，你已經來到你要來的地方。

這是城市中最古老的街道之一。這兒聚着許多古老的殖民地時期興建的屋子。路的兩旁都生長着巨大的木榕樹，龐大的葉傘罩下陰影。陰影下清風不時捲起「沙沙」發響的乾枯了的樹葉，在路面上互相追逐着。路邊的小草已五六吋長了，在微風中散發着草香。

你站在那屋子的前面，抬頭望着這一排殖民地時期留下來的排屋。多年的風雨，累年的失修，已使這排排屋顯得陰森、古老。剝落的牆壁，苔或斑爛的門庭，再加上那榕樹投下的陰影，竟使街頭路燈投射出來的光芒泛着怪異悽慘的氣象。你站在九一五號的門前，望着透過黝晦的黑綠色窗帘迸出來微弱的燈光。這時，那對穿着黑色衣裳的母子已消失在黑色的路面。驀然間，你感到夜已罩蓋下來，黑暗已開始蔓延。

你本想喊叫一聲。但在你的聲音吐出之前，你的雙唇就把音符關住。你不想打擾屋中的人，所以你輕輕地把籬笆門打開。你走進去，並把門輕輕關上。一條只有二尺寬的小徑伸向緊閉着的大門。小徑兩旁排着長長的木架，木架上就擺着各式各樣的花卉。小徑上長着青苔，黏性的表面使你感到腳心發癢。你站在那兒，看見一隻黑貓，閃着晶綠色的眼眸，向你注視了一會兒，弓下腰，然後從窗口的鐵欄間向內躍下。

你探着窺望下層簷覆蓋下陰森森的門廊，然後放輕腳步向大門走去。大門門上掛着一對圓頭的銅門環。漫長的歲月已把它們磨蝕得十分光滑，在門廊上的陰影中泛着微弱的的光芒。

你在門縫間看到裏面散亂的光線閃爍，好像是紗網罩下發出的光芒。你決定不出一聲地走

進去。是以，你輕輕地把門打開，再輕輕地把門關上。這時你才發覺剛才看到的散亂擺動着的閃光，原來是木案上聖母像前幾支白蠟燭迸發的光芒。這時，你聞到屋內瀰漫着淡淡的草藥，植物腐蝕、潮濕而又帶有貓屎腥及較香焚燒的幾種味道混合着的異味。五六隻貓從桌上、椅上或者書架上跳下來，圍在你腳邊，「妙妙」地叫着。

就在大廳的左邊，放着張寬大的木床。木床上放着張厚重的床墊。在上面，躺着一個瘦小矮胸衰頹的老婦人。散亂的銀白髮絲下是張滿佈皺紋、衰老的臉孔。乾癟的嘴唇不能控制地抖動着。就在這老婦人的懷中，擁伏着隻黑色的貓，閃着綠油油的眼睛直瞪着你；靜靜地任由老婦人顫抖的只剩下皮包骨的手撫摩着。而那老婦人閉着兩眼，任由你站在她面前而無警覺。

一盞陳舊的盆狀罩蓋着的小燈泡散發着微光。擺動不定的燭光使整個大廳內的陰影遊移不定。在廳的右邊，擺着張古舊的鋼琴。鋼琴上覆蓋着已發發黃的白紗布。按壓着白紗布的是兩張櫃在相框內已發黃的相片。相框本身的油漆已剝落，玻璃上也蓋着層薄薄的灰塵。

你在床邊的張木椅坐下。你的重量致使木椅發出聲響。老婦人驚覺地睜開眼皮，眯着眼，四處張望。然後又轉着頭，四處嗅着，說：「羅娜，是你嗎？」低微的聲音從那乾病的嘴唇抖出，一股腐腥氣味從那發張的黑洞泛漫出來。

「是我。」你趨前，輕聲說道。

「是你嗎？羅娜。」老婦人提高聲量：「羅娜，你在哪兒？」

「在這裏，媽。」樓梯傳來一陣腳步聲。「在這裏，甚麼事啊？」

接着，一位四十多歲的女人在樓梯邊出現。她只穿着內衣，腰間繫着條腰束，把整個本已鬆弛

的肚桶東住。右眼皮已蓋上紫色的眼皮膏。手上還拿着支眼蓋抹。「媽，餓了吧？」

老婦人用鼻子吸了吸：「羅娜，要出門啊！」

「是的。」羅娜把眼蓋抹放在鋼琴架上。走到後頭，一會兒她端來一盤白飯，飯上放着條煎熟的魚。「媽，飯。」她拉着老婦人的手，把盤放在雙手上。「今晚你自己吃吧。待會兒，喬治要來，我還沒打扮好呢。」

老婦人端着盤，瞪着那雙空洞的眼，望向羅娜。羅娜這時已踏上樓梯頭。老婦人說：「羅娜，妳會嫁給他嗎？」

羅娜停住脚步，回過身，微笑地說：「還不知道啊！」羅娜左手把滑下肩頭的乳罩帶拉上，吸了口氣，愉快地說：「不知道啊，得看喬治能否與他的妻子離婚。喬治下禮拜要回雪梨，就是要與他妻子辦理離婚手續。」羅娜又提起腳：「等下，喬治會來找我。」說着又走回樓上去。

老婦人呆了會兒，然後緩慢地拿起湯匙開始吃飯。她懷中的黑貓跳著地面，在老婦人的腳旁「妙妙」地團團轉。老婦人拿起盤中的魚，咬了一口，又從嘴內咬出一小塊，拋給那黑貓。

你站了起來，踱步到鋼琴架前，相框內鑲着張泛黃了的相片。是位身穿着白長衫，着及膝的白褲，黑皮鞋之上是扯高到膝蓋下的白長襪的中年人。頭戴着頂硬殼白圓帽，雙神氣地站在圓柱旁。你的手指在玻璃框上移動。玻璃上的灰塵紛紛撒落。你嘆了口氣。英政府主政的時日已隨煙消逝，相片中的圓柱正是展示殖民政府的過去。相片中圓柱的建築已在獨立後扯下，本來的土地上已建成了十三層高樓的政府行政大廈。使你嘔嘔的是那些神氣洋洋的日子的遠去。你望向另一張相片。相片中她懶散地依偎在那男人旁的少女，已成了獨坐在臥床觀貓兒的老嫗。你回頭看

她一眼，看見她那對注視着窗外空洞渺茫的眼光。不由想起那時的她作爲一個法庭推事的妻子，她是如何地在每個星期六晚上與夫婿乘坐坐在三輪車在檳榔路上飛駛而過。如今，靠着夫婿在殖民政府公務員留下的退休金過生活的她，目前，又爲那將要展翅追隨那澳洲駐軍飛渡尋求她自己生活的女兒之不孝而悲哀欲泣。

壁鐘連敲八聲，驚醒了樓上化着粧的羅娜。你靠在鋼琴邊，無限憐恤地望着老婦人。老婦人的嘴脣微抖着，卻抖不出半句聲響。但你知道，你卻知道老婦人的心靈在祈求着，祈求着她一生以來都信賴的上帝別讓羅娜隨那澳洲人遠去。羅娜的脾氣已越來越兇悍。對老婦人雖還不至於有太露骨的嫌棄。但你也知道，羅娜何嘗不在她的禱告中，在聖潔的燭光中祈求上帝早日來牽引她的母親。當然對如是祈求她也會自疚而埋頭在聖母像下懺悔。然而近日隨着喬治的激烈攻勢，羅娜的懺悔內疚也日益消淡。相對的，她對她母親的態度已不如以前那樣溫順盡孝。你也知道，羅娜近日來的禱告都是在要求着她的母親早日歸息，那麼她才能無愧地飛出這屋子，追隨喬治到南太平洋喬治形容爲天堂的土地上。總之，爲了這獨身寡居的母親，她已失去了太多的青春，浪費了無數男士的青睞。如今，肚臍已開始凸現，魚紋已在眼角裂延，四十多歲的皮膚也開始鬆弛。還有，喬治最近越來越放肆的手，已逐漸把她埋在心底深處的慾望挖掘起來，以至夜晚越來越不能寧靜入眠了。

你知道這些，你也明白羅娜的苦楚。輕撫着羅娜這具教導人家孩子彈奏的鋼琴，你似乎看到羅娜手按着琴鍵，眼瞪着遠方失魂落魄的神態。你感到心痛，感到憐恤。你回想起剛中學畢業的羅娜，由於玩得一手漂亮的鋼琴，一對圓大明亮的眼睛及嬌麗的臉，一直都成爲本市少男們夢幻

中的仙女。然後，由於家中沒有兄弟姐妹，她就一直地拖着，拖着，終至連青春也拖逝了。你對她感到內疚。你對她最近讞告中對她母親的不諱並不感到介意。總究，那條繩已綁得太久了。如今有了這位喬治，也難怪她把他當作她這一生最後的救生圈，而把她母親看成累贅。是以，當羅娜打扮得花枝招展，噴得一身香霧般走下樓梯時，你是以憐惜愛憐的眼光看着她那身刻意打扮的優容，你不禁為她痛苦起來。

「媽，吃飽了？」說着，她看一眼老婦人盤上的食物是否吃完也沒有，就從她手上把盤拿去，順手把叉鏟伏在那婦人膝間的。那隻黑貓竄下來，然後匆忙地走向廚房去洗滌。那隻黑貓跌落在地上，「妙妙」地在床柱邊盤繞。

老婦人空洞的眼朝向羅娜走去的方向看去，兩個微凹的黑鼻洞輕微的吸着羅娜留下的一陣香氣。你目睹這些，不由輕嘆口氣。總究羅娜變了。本來是個盡孝溫順的女孩，終變成如此地大意，以致連她母親臉上痛苦的表情也絲毫沒有發覺察覺到。你看到這一室滲透的客廳，不由感到眼眶微熱。

「羅娜，你不吃些東西嗎？」老婦人軟弱的聲音從缺牙的黑洞流出。

「不啦。喬治要帶我去駐軍部俱樂部吃晚餐。」羅娜愉快的聲音在室內四處沖激。

「也該吃點東西囉，都已八點了。」

「我不餓，媽……」這一聲媽已充滿了不耐煩。

老婦人雖然張開了嘴，呆呆地瞪着廚房。

羅娜又一陣風地轉到老婦跟前。老婦人微抬起頭，看見羅娜一身朦朧的大紅衣裳。她微抬起

手，試圖握着羅娜的手。羅娜卻自顧自地把手移到眼前，看着腕錶。「都已八點十五分了，還不來。」她在廳內的張破舊沙發坐下，抬起頭望向窗外，不經意地說：「媽，喬治說要買個電視給我們。喬治買東西是不必付稅的，他向軍部購買。」

買個電視？你不禁苦笑起來。老婦人那對空洞、視線不能再聚焦的眼，如何能再觀看電視呢？買與不買，對於老婦人來說，倒不如羅娜關懷的對話來得重要。你望着羅娜那坐立不安，簡直像是在溺水中企圖抓住任何浮木的樣子，不禁愕然。

「羅娜，羅娜，」老婦人懷緒的聲音。「喬治如離了婚，你們會結婚嗎？」

「結婚，當然，我們要結婚。喬治在雪梨已買了間屋子。」羅娜愉快的聲音。她突然警察到老婦人聲音的苦澀，頓了會兒，然後移近老婦人身邊，手撫摸下老婦人的手背，安慰地說：「當然，媽，我不會離開你。我及喬治暫時都住在這兒，我要喬治向軍方申請延長他駐在北海的日期了。」羅娜心虛不安地說。

你當然清楚，羅娜那番話是堆謊言。羅娜那會要求喬治去申請延長他的駐軍期，相反的，最近他們都忙着把一些家具付船運回雪梨去。你望着羅娜充滿內疚的臉，望着老婦人無動的身態，你輕搖你的頭。你同情羅娜，同情她這幾晚來內心的煎熬。羅娜沒有出路。唯一的出路是在老婦人的死亡上。你靜默地目賭着這一室靜謐在癡結。兩具各懷心事的身軀僵硬在這癡結成冰的靜寂中。

窗外，夜更濃了。

本來是兩母女相依為命的生活中唯一的外來參與者——維許，最近越來越使羅娜反感了。羅

她眼望着她伏在對面沙發上的母親及那群小貓，不由地感到心中擠滿了團煩燥。她那着了三寸高的高跟鞋不耐煩地掃開那隻在她腳邊抹來擦去的黑貓。她為自己的態度之改變感到驚異，然而這也是只閃過她腦海中的個念頭而已。接着她想到的卻是喬治爽朗的笑聲，毛茸茸的手，有力的擁抱及那音樂震耳燈光耀耀的軍部俱樂部。她不禁想過去的十多年的歲月是真多麼冗長的空白。而她就這麼無憾地活過了。她掃視下呆坐的老婦人，心中卻想着喬治那隻闊大的手在她衣領下遊盪所引起的快感，面頰上不禁溫熱。

你站起，坐到客廳近窗的小凳上。窗外，整木架上的花草香灑漫着。夜很靜。大榕樹下的黑影越來越濃。風驟然冷冽下來。枯葉「沙沙」地有如人腳踏地響着。你回頭，看到那乾癟皺紋滿佈的臉。你想起，那年這是張多麼嬌麗的臉龐啊。這是一張英華混血的臉龐。她的父親是位由倫敦到來橫城身當殖民政府土地局顧問的英國人。她的母親也是讀過幾年英文書的土生華族小姐。經過幾場交際舞會，那英國紳士就為她母親留下她這位女兒後返回英國。雖然有着這麼的個家庭背景，這位嬰兒在十八年後卻也不負母親所望而成了當年殖民政府官府內那些未婚公務員追求的對象。終於，她也被位法庭的推事所俘虜。想到這，你又不禁快意地微笑起來。終究，那是多麼美好的年華呵。在法庭推事的生涯中，生活的滿意輕鬆，優厚的待遇都使她有過無憂無愁的歲月呵。

這時，那隻黑貓跳上你的膝頭，慘綠的貓眼深睜住你的臉。你的臉也一片慘綠。你轉過頭來，筆向充滿綺思的羅娜，不由感到一片憐惜。她是繼承了她母親英華混血兒的長睫毛大眼睛及蔚藍的眼瞳，然而這一切似乎都變老暗淡了。羅娜已不再年輕。你知道，看着她那身化粧打扮，就

知道她是希望靠着化粧品來追回她的青春。

這時，老婦人的喉口「咕嚕」一聲。老婦人感到口渴。然而坐在對面的羅娜卻毫無所覺。羅娜變了。以往母女那麼深愛的貓群們最近不再得到羅娜的愛惜了。這她已察覺到。羅娜已不再按時給貓兒們食物，反而經常能聽到貓兒負痛慘叫逃遁的聲音，及羅娜怒氣沖沖的咒罵。想到這，她不禁慄然顫抖。那一身單薄的身子抖擻着，如一樹枯枝。最近羅娜不再跟她談起貓兒或滅收鋼琴補習學生的事。掛在羅娜口中的是「喬治，喬治」或者「雪梨，雪梨」，她知道，她終需放手了。

外頭一聲汽車喇叭響，然後引擎頓然停息。羅娜跳了起來，按亮廳內的大燈。一時燈光明亮得使你感到眩目。老婦人也愕然四顧，貓群們都睜大了眼。這時羅娜已衝到大門，把門打開。你不得不站起，退立到牆角去。這時，爽朗的「哈囉」滲着哈哈的笑聲沖進客廳，連案上聖母像下的幾支燭火也擺動不息，以致老婦人的身影像是經不起沖擊地擺動起來。

「哈囉，甜心兒。」喬治濃重的澳洲人鼻音竟使你一時聽不出他在喊甚麼。只見喬治高大的身子走進，擁抱下迎前的羅娜，連叫道：「羅娜，我的甜心兒。」

羅娜笑吟吟地拉着喬治的手：「喬治，你遲到了。」

「哈哈，對不起。」喬治一隻手環着羅娜的肩，眨眨眼說：「待會我賠罪請妳吃條HOT DOG就是。」接着又眨眨眼笑了起來。

「你真狡猾啊！」羅娜白了他一眼，笑意盎然地說。

「哈，羅娜，妳今晚真美麗。」喬治看卜坐在床上的老婦人，一隻巨手卻向羅娜的胸前抓去。

羅娜捉住他的手，嬌叫道：「喬治……：來見見我的母親。」

喬治走到老婦人跟前，他那巨大的身子覆蓋下如夜的黑影，把老婦人的身子遮隱去。老婦人微抬起頭，張着口，空洞的眼睛看到那身黑影迎頭罩下。她終於吃力地擠出聲「哈囉」來。

「哈囉，伯母。」喬治宏亮的聲音使老婦人身子一震，然而羅娜及喬治都沒察覺到。他兩人正深情地注視着對方。

「請坐。」老婦人低沉地說。

你站在牆角，望着喬治與羅娜在劇來觀去，不禁搖搖頭。

「噢，不了。」喬治回過頭對罩蓋在他黑影下的老婦人說：「我們已遲了。我約了朋友八點十五分在軍部俱樂部見面的。我們約好要去跳舞的，我們不能耽太久，是不？」喬治撞下羅娜，噉了噉嘴。

「是啊，媽，我們遲了啦。」羅娜抓起桌上的皮包。「媽，我和喬治去了。」

「羅娜。」老婦人悲叫道。

「噢！」羅娜回過頭，掙開喬治的手，走向老婦人。「喬治，你先在車上等下，我一會就來。」

「OK，我在車上等，快點。」喬治摸了羅娜的臀部，然後大步走出。

你走前，走到老婦人的床邊。羅娜正低着頭，握住老婦人的手。「媽，有甚麼事嗎？」羅娜關懷地說。

老婦人吃力地張着口，企圖叫出些音符。

「媽，妳不舒服嗎？」羅娜看手腕錶，輕拍着老婦人的手問道。

「沒，沒甚麼。」老婦人終於吃力地講出話來：「妳去吧。」老婦人眨着空茫的眼：「羅娜，妳早點回來呵！」

「好的。媽，妳不會有事吧。」說着，羅娜已開步走向大門。然後她又回轉走向床前，「媽，我看妳躺下會舒服些。」她扶着老婦人的身子躺下後，輕跳着跑向大門。

你站在床前，望着羅娜的背影在門外消逝。你清晰地聽到羅娜在門外上鎖頭的聲音。接着一陣引擎及輪胎聲劃破靜寂，向遠處逃去。你回過頭，看向躺在床上的老婦人。這時那隻黑貓又跳上床頭，以它的黑頭撫擦着老婦人的臉，「妙妙」地悲叫着。

這時，老婦人的眼睛終於輕輕翕上。她的胸部激烈地起伏着，從口中吐出口口的熱氣。終於，有兩道清淚自老婦人的眼角溢出。她痛苦地呻吟起來。

你抬起頭，望向壁鐘。你發覺時間終於到了。

你環首四顧下，然後靜靜地等到老婦人激烈起伏的胸部漸漸平息下來。

於是你低下頭，在老婦人的耳邊叫道：「茉莉，茉莉，我來了。」

老婦人的眼睛突然睜開。明亮晶瑩的眼眸，射出青春般眩目的光采。「呵，你來了。」老婦人驚喜地說道。

「是的，我來了。我來帶妳去我住的地方。」你輕快地扶起老婦人的身子：「是時候了，妳應該再團聚。來吧，讓我帶妳去我住的地方吧。」你飄開來，看着老婦人盎然飛起。

「這麼晚了。我們如何前去？」老婦人飄然落在你眼前。

「不要緊的，我們可以到外頭叫輛的士。」說着你挽住老婦人的手，走向大門。順手在桌上放了張紙條。這時，所有的貓都跳上床去，悲哀地啼叫着。

走到門前，就要穿過大門時，你及老婦人同時回頭望向那張床。床上老婦人的身體僵硬地躺着。聖母像前的燭光驟然熄了去。貓群們驚惶失措。

你們穿出門外。門外，夜正濃，大榕樹下的樹葉因你們走過而突然「沙沙」地響起來。遠處一隻黑狗看到你們時，竟悲哀地長號起來。突然間，寒風吹起。

老婦人抬起頭，望住你：「剛才，你留給羅娜的紙條寫些甚麼？」

你望向黑夜深處，說：「羅娜，爸爸已得到你的信息，來把妳母親帶回去了。」



手指

潘友來

一按電掣，鋼刀閃一下寒光切落下來，我抖着心喊：「伸進去伸進去。」一陣寒意撲面而來，擦沖——大鋼刀又昇回去，半尺厚的卡紙給切得平平滑滑。我把它們移開，推來一疊，又是擦沖——切成兩半。

發亮的鋼刀令我顫抖。

它一定夠利，別說壓下來，就算我往刀鋒一擡，手指也會兩斷，那一切都改變了。

「擡——」

再推上一疊紙，在調好位置的鋼刀下，一按電掣，我惶亂的張開右掌五指向前擡去，插進去，擦沖——四根指頭感覺到涼涼，涼涼的直透心裡。

——抽回來只碰到已切下的鋼刀的手指，板上留了一條濕濕的汗跡。我喘着氣用冰涼的四根手指，左右抹擦額上的冷汗。

三年多的操作，其實那一秒那一分鐘掌握不到的？如果那一擡進去了，一切將會改變，一切將會改變的。

在街上，眼睛瞪着到處找，才發現其實有缺陷的人並不少。少手少腳的不說，有的怪樣兒看着可憐，還都擠在人堆裡掙着賣掉福利彩票、書報，或者作畫乞錢，但看來他們都活得頂堅強。

我便把買了一堆的藥水、棉花、鐵打酒一一放到桌上，邊想着不禁脫口而出：「怎樣都活的下去的。」

「誰活不下去了？」小飛放下手中的信問，看到桌上的東西又叫了起來：「你發什麼神經，買這些東西做什麼？」

「準備一下總是好。」

「喂，打算開藥店嗎？」阿貴剛踏回房，看着也鬼叫起來。

「你不要講，有時割傷了到那裡去找藥？」

「一點皮肉傷都要找藥？算了，像個大小姐。」阿貴打開手上的新潮雜誌，躺上床看。

我沒再說什麼，找了個紙盒把它們裝好。小飛還是那樣什麼事遇過人就靜了下來，沒再出聲。當然，皮肉傷死不了人，像在指天街那個老頭，訴苦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頭，信寫不來，國英語一個音拼不上來，就這樣落難異域無親無故，心裡和精神上哀痛又如何說？我不想多作懷疑，給了他兩元。兩元不能做什麼？但我又能做什麼？

我躺在草蓆上，想着恍恍惚惚見到一個斷手的熟悉身影，一時見到閃閃的鋼刀，血淋淋的斷

指。一時又見到右掌尾端圓滑滑的一團肉，圓圓的找不到五隻手指，只有一團肉。

「小飛，你懂不懂保險的事？」我問。

「什麼事？」

「好像說意外，多久才有得賠？」

「要半年吧。我們廠的一個同事被切斷手，半年才賠。」

「幾隻手嗎？」我追問。

「沒有。三隻手指。賠了五六萬，不少。」

「嘩！五六萬。」阿貴放下雜誌掉口，「六十千，給我我也要。才三隻手指，」他動着手

，「三隻手指六十千誰不要。」

「人家那是意外。」

「我也想要有這種意外，給你要不要？他媽的，呼呼——買一輛新車來坐坐。」

「你要也可以，把手伸進機器給它切好了。」小飛說。

「敢不敢？」我緊迫着問：「你敢不敢伸進去？」

「伸——」阿貴說着，本能的撫撫手掌，掉頭像看見雜誌封面的美女，突然叫起來：「嗚！不要搞我。」

大家沉默了下來，小飛說：「其實很難講，有時候我們什麼事都做得出。」

閃閃的鋼刀又是我眼前，我支唔着說話。

聽着許久，翻身又看到小飛在小桌上翻着那幾本向各大學索取的介紹小冊子。那其中也有我

去信要的，有的是一兩年前拿的。望着小飛那沉郁的側影，我的心情也受了感染。我們同學了六年，出來掙扎了五年，仍抱着希望有一天出國唸書的痴想。當然，本地大學不屬於我們，我們的目標只有向海外去。這幾年來在這社會中的所見所聞所接觸，這種離去的欲望更強烈了。

幾年來各種嘗試的失敗打擊着我們。還好有阿貴那種「不理那麼多」的樂天派性格，沖淡着這小房裡的迫人氣壓。

「其實，」我聽到阿貴又說話了，「照我看並不是一定要讀什麼大學才能出人頭地。」

「你有前途。」小飛帶點揶揄。

「我不是這麼說。」阿貴一時大聲了起來，「你自己看看李延年有讀多少書？不是自己拼出來的？他今天這麼有錢有名。哪你再看看，這麼浪子，」阿貴揮着手上那本新潮雜誌，「他不是寫唱片寫出一個春天來。」

「那你也去寫啊。」小飛迫着他。

「阿貴，你不了解，」我說了，又不知該怎樣接下去好。「——並不是說爲了錢。」

「我當然不了解！」阿貴衝着我喊，「我當不了解你們這些讀書人。」

他抓了牙刷就往外走，跟着水聲傳了進來。我張着眼瞪住天花板，隱隱約約聽到這城市的喧

聲。

小飛一拳打在桌面。

我又站在切紙機前，一個上午，廠裡各種機器聲沖擊着我，心裡頭一直感到不能安定，老是覺得有人注意着我一舉一動，鋒利的鋼刀偶爾閃着我怕人的臉色，一聲聲擦沖——擦沖——我心跳得很厲害。

五年價的不能說短，一無所有的此身，我憑什麼去完成一個跳躍？兩岸之間，我憑什麼去搭出一座橋樑過渡呢？

返家裡時，爸爸唸着夜錢就算了，後面又排着一隊弟妹，讀不讀書沒什麼要緊，也是照活一世人。但我離鄉來此已付出了五年時間，博過了幾百個希望。再說，我們這一代豈能只求過得一人就算了呢？

幾回看到爸和一群小販，碰着青衣隊時四處竄逃的情景，實在令我難受。我們應該關心這個社會的。

有一次跟爸推着老籃三輪車在路旁兜售，顧客正挑選水菓，突然聽到「走鬼啊」，爸忙亂地兩手揀起膠膠袋，喊我：「快逃。」推着車子亡命在逃。我望見五六個青衣隊官員威風凜凜地站在岔路中央指指喝喝。

「爸，提到怎樣？」

「怎樣？充公啦，還要罰款。」

「幾十塊錢罷了是嗎？」

「幾十塊，今天這樣還做什麼生意？」

青衣險去了，爸又把車子推到剛才的位置，幾個婦女圍上來還柑，我突然看到青衣險的卡車又在不久處停下來。

「喂，走鬼啊！」

只那麼一喝，嚇得爸又沒命的搶着車子逃。

擦沖——阿貴過來伸手按了電掣，鋼刀閃閃切下來，又昇上去。「喝杯茶吧，大家都出去了

吧。」
回身想跟着出去，看到廠裡空空沒幾個女工，突然心中一緊。「不了，先切完這堆紙。你去

「賣命啊？算了。」

「不想喝。」

阿貴走開，我再向廠內四處瞧一下，心頭氣壓突然減輕了許多。

轉回身，我心跳又加速了。把紙推入，迅速一按電掣，我瞪着鋼刀一動，右掌揮去，鋼刀切下，這一下去擦沖——

我左掌抓住右掌，心驚胆跳的撫着。到底還是抽出手來。舊地肩上被人猛力打了一下，嚇得我驚叫起來——

「啊——」

「喝茶啦，等下再做吧。」

我沒轉頭，一時整不過聲來對話。那位同事繞過頭來愣住了，瞪着我驚惶的臉。

「什麼事？」

「沒有。趕切完這些紙。沒有事。」我胡亂的把切半的紙推開。

「真的沒有事？」

他走後，我有點崩潰的兩手支在鐵板上，乾吞着喉嚨，眼眶裡翻滾着熱淚。

莉莉小我兩年，也進大學一年級了。我還能花多少日子等機會？那天去看她，正好一位男生到訪。一股酸澀潮氣莫名其妙的直上心頭，我丟下水筆在桌上，回頭便走。莉莉追出來：「豪。」

「莉莉——」

「你爲什麼這樣，只是同班同學。」

「我沒有生氣，」我無奈的嘆了口氣，「我改天再來。」

我歡喜的握攏她的手，「莉莉，你明白。我沒有生氣。」

「豪。」

我真的不是生氣，莉莉。從故鄉幾年到離鄉幾年的相愛，我們都彼此了解。我只是心中不好受。我仍走不了，我仍踏不上路。莉莉已經進了大學，趕在我前面了，我知道我的時間並不多。

他們喝茶只是半小時，我的時間並不多。

千百個念頭在腦海裡旋轉着，我一連試了幾下鋼刀的性能，都很好。於是把紙又推入刀鋒下，一按電掣，我把右掌張着揮去，又收住勢，我只要讓它切一節。四個手指都切一節，希望起碼有五萬元。

「小豪。」突然聽到阿貴喊我。我內心喊着不能再等，插進去，進去一點再進去——擦沖——到那間感到冰涼的，一陣麻痺透上來。鋼刀很快昇回原位。我看到了。血。切了。我看到斷手指。切了。我瞪著眼睛把右手掄到眼前，突然什麼都黑下來，只聽到感覺以外的叫聲！

二

張眼時，看見麻醫蹲在一旁，我本能的把右手掄到眼前，一陣劇痛攻上心。

「啊。」

「沒什麼。」麻醫捉回我的手，繼續纏著棉布。

「沒什麼，我的手指？」我吃驚的問。

「你自己嚇昏自己罷了。」

「我的手指——」

「沒有事。」

「我的手指斷了？——」我帶着一種難言的心理問，急於想知道……

「是切到手指尾的一點皮肉，會生回來的，不會有影響。」麻醫安慰着。我再也忍不住，兩行熱淚滾下臉頰。

離開的回到房，觸及一盒藥，看見那些小冊子，環顧這間三人擠的小房子，我心悲痛到陣陣麻木。

「小豪——」莉莉的聲音從房外飛奔而至。「你的手怎樣？」

「沒事。」

「只是切了一點皮肉。」

「爲什麼這樣不小心？」

「當時在想東西，只切了一點皮。」

「噯，別這樣，讀不了大學不算什麼。」

我沒說算什麼。

莉莉看着血水溢出，拿了紙盒過來，我把繃布解開，看到三根手指斜斜的平平正的指尾。我只是想以區區僅有的完整身體，拿出一點代價去換取一些支持我遠行的財力……

傍晚和莉莉到飯攤吃飯，突見阿貴喘着大氣跑來，斷斷續續地說：「走——快——小，小飛進——醫院。」

「什麼事？」

「切——切到了！」

我腦海一轟，拉起莉莉的手便跑，一陣刺痛令我「啊——」的叫起來。

「你的手指！」莉莉喊。

「你們是怎麼搞的。」在醫院走廊，阿貴衝着說。我心虛，又撞了莉莉一下，傷口滲入肺腑。

「手指。」莉莉又提醒我。

「什麼怎樣搞？……」

「唉。」

看到小飛，他已醒着。他什麼話也沒說。講了幾句安慰的話，場面突然陷入一種怕人的沉默。只是阿貴時不時唸着似罵人的話。冷不防的被他滑出了一句：

「難道真要那五十千。真他媽的莫名其妙。」

三

踏進機場，送小飛的只有阿貴、莉莉和我三人。看着機場那麼擁擠的送行人我又一陣難過。一個出身不好，掙扎幾年，終有機會深悉的青年，他的身影是多麼孤單。

「小飛，祝福你。」道來道去我總是這句話。我眞的祝福，這位同患難的知己。

小飛習慣又翻起右掌攤望，看着斷了一節的三根手指，有的又少多了半節，他自嘲的說了句：「這種代價。」

「其實也好。」我衝口而出，小飛望了我一下。

我們走到露台，望茫茫的夜色，望那架停在遠處的蘇航客機。

「不管怎樣，四年並不長。」

「也許你是認命了？小豪。」小飛突然這樣說我。

我望着阿貴和莉莉在不遠處對機場指指點點。

「我掙扎過。」我說。自那次意外以後，（嗯，意外。）我已有多少消沉。

「我一直想跟你說。」我們靠着鐵欄，無情無緒的亂談。眞的，到離別的一刻，不知要講什麼好。

這時播音機叫着小飛的名字，他赴印度的那班機將起飛了。

「我想跟你說。」

「什麼事。」

我們邊下樓，小飛又翻着那隻右掌看，我突然有一種激動。

「我是把手插進機器的。」

「什——」我胸口似遭擊了一拳，張嘴望着小飛。

「伸進去切斷的。」小飛很平靜。

「——五萬。也好。也好。」我一楞住，突然這樣說，說得有點錯亂，帶着點哽咽。

「我只是在找一條出路——」

「小豪，」莉莉追上來，把晚報遞我悲痛的臉前，說：「你看，又有人手給機器切斷了。」



林月絲

暮

黃昏以蹣跚的腳步了了而來，她坐在窗前，以手支着頤，了無心緒地看着窗外的夕陽，還幾樓膠貼在山頭將墜未墜。晚霞恣意地渲染了滿天的紅艷艷。明天又會是一個陰霾的下雨天嗎？她左思右想總不明白爲甚麼那個新來的愛將兩片圓頰塗得一圈鮮紅的王小姐總是在辦公室裏彷彿孔雀開屏般炫耀地誇張的嗚着；或呀時間怎麼過得這樣快我還有一堆簿子還沒改完呢！真是佩服她。說話好像是不必用標點符號般一口氣就將話流洩出來。語氣又半帶撒嬌半帶怨的。那些男同事們多半就變將開來，有的自告奮勇地毛遂自薦：不如我幫妳改罷。王小姐也不推辭一聲把一疊簿子推過去：唔，先謝謝你囉。那嗚嗚的語令她真想堵住耳朵不去聽。一點羞恥心責任感也沒有！而且宛若有一天不埋怨時間太快人家就不曉得她有多忙碌似的。她實在想不通。並且有那些迫纏的男同事亦是令她難以容忍的，連甚麼叫骨氣都不知道。她打從心底裏看不起這種男人。

她自己就從來不曾如此性急兼推卸責任。也不屑利用這種欺人的手段。是屬於她份內的事她全部一手包辦，有的甚至做得比男教員都還出色。她覺得像王小姐的這種行爲，徒然惹人笑話而已。她是心高氣傲的，無論從前現在皆如是。

自一開始出來教學，每一日敲過下課鐘之後她都捧一疊重重的作業簿子回到家裏慢慢仔細地

批閱，這是打發時間的最佳方法，不但沒甚麼可值得憂慮的，她甚至還想多給學生一些課外作業呢！

時間的長針拖着短針，緩緩慢又猶豫地從來不肯稍為放任地轉圓圈，好不容易才待至黃昏，而她的簿子早在黃昏來臨前已經全部改閱完畢。她尚且盡量地放慢速度，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讀過呢！

她僅能百無聊賴無所事事地物坐在書桌旁，覆轍在無垠的遐思裏，然後毫無感喟地隱望夕陽墜落，讓清冷蒼涼暮色四合，將她淡溶進陰沉的客廳。

已經是晚餐時間到了，但是，她完全沒有飢餓的感覺。她近來的晚餐常以一碗老人標麥片來代替。其實她一點也不喜歡麥片的味道，然而她更加討厭吃速食麵。迫不得已只得勉強自己。

至於煮飯燉菜，她早先也曾試過，末嘗不是打發時間的辦法，只不過在摸索了好一陣子，煮得香噴噴熱騰騰的，坐上餐桌上市卻只得她獨自一個孤伶伶地夾着咀嚼着，不見愈食愈不知其味。

有一個時期她索性給人包伙食，菜色頗可口，也相當的豐富。她一向來對吃亦不過份挑剔，使她難以忍受的倒不是少卻了洗洗切切的功夫令日子更長，而是那個拿菜湯來給她的男人，恒是以一副曖昧的眼光與不懷好意的微笑看她。教她渾身癢癢不自在，還想找個洞鑽進去，不是害臊而是氣恨。後來他居然大着膽子肯定地問：小姐妹自己一個人住嗎？她惱怒他的放恣，惡狠狠瞪着他，不給他好臉色看。昂然斜睨他一個憤怒的眼光，出力地把門關緊。

她固然是極度渴望能摒棄掉這種鬱悶無味的日子，可是那個男人有一對討厭的老鼠眼，那一臉猥瑣小氣不登大雅之堂的模樣，她瞥見即無好感。再加上他下巴上滿是一整圈青辣辣的鬍子，她

愈發惡心。她喜歡的是那種白皙修長的白面書生，就像畫報上古代的偶像不群，談吐文雅，著一襲白色長衫溫文雅爾的男人。那才是她心目中幻想已久的白馬王子。

自從那個小眼睛的男人不知自量地問了那冒昧的一句話之後，她就連伙食也一併給辭掉了。從此日日以麥片爲三餐。心血來潮時就加一個蛋。或添牛奶黃甜的，或下點鹽吃鹹的。反正總要高點甚麼進肚子裏的，餓或不餓不是問題，一日三餐在她已成爲例行公事，不然，更是不曉得要做些甚麼好？

也不是沒有想到過出去外邊解決這民生問題，何況還有方便又容易的益處。她恐懼單獨一個人外出。她屈服在外人的詫異好奇並帶一份嘲笑的目光之下。她覺得自己不是在賭疑心，最讓她悻悻然的還是有些似好意又帶點疑惑的跑堂最愛問一些無聊頂誘的話：小姐一個人？她真想回過頭去窺望身後是不是還跟着另一個或一群人。明知就是她單身一個，還問這一句豈不是多餘？

假設某日又再借步推門進去，又再好運氣地遇到同一位跑堂時，他仍舊不識趣地殷切地追詢：還是一個人啊？小姐？她強撐出一個笑臉，卻不答話。弄得她一頓飯或一碟炒河粉福建麵甚麼的飯吃吃不完，坐立難安的狼吞虎嚥就連忙匆匆會賬，伴做沒聽到跑堂的招呼客人的那聲：再來哦小姐。猶如在趕赴一個約會般匆促。連走出餐廳大門都是腳步踉蹌的，逃遁的不只是那該死的跑堂的問題。

一回到家，頭暈間夾雜着氣酸，對着鏡粧恰人近乎要崩潰般手也瘋狂顫地發起抖來愣愣地注視着鏡子裏邊的反映。簡直沒有比這些多嘴多舌的人更教她憎恨的了。

早幾年來去亦是單獨一人，納悶的是倒也沒有甚麼特別感觸。這兩年來才逐漸變爲這麼敏感

她聽得清清楚楚——那些人像有意又似無意的——在背後低沉下嗓子卻一句句清晰地刺進她心裏：喂，別老在她面前老處女老處女的，要害她傷感啊？雖然她在表面上保持威嚴，心底裏除了震怒還暗自抽痛。時間已然教會她圓滑世故，她當然明白該如何偽裝方才能保護她的自尊。然而，難道說她已步入心理變態的老處女年齡了么？卅一歲。現在的人不都是還流行晚婚的嗎？只不過才卅一歲，他們爲甚麼對一個不算年老的單身女人如此諸多批評呢？她按捺住不滿和惶恐，由他們去吧。她這樣勸告自己。

更有幾個男同事，課餘無事之際總愛說一些露骨的黃色笑話——他們在那一刻似乎忘記身置神聖的學府了——然後一見她走過就大大聲地笑開來。那群已婚的女同事亦如是，聚在一起就也不例外地幹一言我一語的相爭的說起一些閨房瑣事，卻偏偏避忌着她，她耳梢旁常聞她們這樣的言語：噓——她來了，別說啦。人家可還是黃花大閨女哦！——如此這般的閒言閒語，她一星期要聽上好幾次，害她又煩躁又尷尬，窘得臉紅耳赤的不知該怎麼應對，只好假作沒聽見不聲不響不看他們。

怎能怪她恒是在埋怨光陰過得太慢？在校裏時間不夠快，放學時刻還是一樣會來到。回家後的那段時間更是聽着鐘聲滴——答一分一秒地數着長針與短針過日子。看小說看不下，讀百科全書讀不進，無端端地心情總覺煩躁不已。由於難按，無形中讓她逐漸培養成一種古怪的潔癖。每日都將屋子收拾得一塵不染，窗明几淨，地上天天擦抹。就是洗一件衣服也一樣，刷了又揉，搓了又刷。洗臉洗手也往往擦洗半天才關手，因為要將多餘的時間發掉。這樣日子復一日累積下來，竟變成一種習慣。以前雖不是頂好客，卻亦盼望偶來個朋友坐坐聊聊。如今若有人客來訪，也

恨不得訪客趕快離開，好讓她將客人坐的椅子擦一擦，理一理，再把地上重新掃一遍，抹一抹桌子。

一傳十，十傳百這句話果然不錯，尤其是有關於如她這麼一個獨居女人的一切，旁人最是興趣探聽她的近況是如何怎樣的。久而久之大家都再不上門打擾她了。

獨居的日子一久，她遂愈戀上黃昏時分，只要黃昏一過，夜晚隨後降臨，只要再睡上一覺，隔天就是新的一日了。

睡覺由於左盼右盼，竟是特別香甜。輾轉難眠的日子不再了。有一段日子她的確是睡不成眠。聽青蛙在戶外喀的喀的叫，等鐘聲滴答滴答後敲了一響又一響，讓漫漫長夜一點一滴地流過她睜着大大的一雙眼。現在只要想到眼關上再張開後又是另一個日子，她就毫無牽掛的睡去了。

剛出來教書時，也是好幾個夜晚睡不着覺。那時是因為興奮不已。幾乎白天夜晚皆在預備教材做功課，對學生也悉心教導，容忍又體諒。卻不知怎的，逐漸地就失去了那份執著。愛心和理想徐徐隨着歲月的流逝而消失。

到了後來，天天教着同樣的課文，年年教着相似的教材。人既變得無精打采，同學生們也很難再打成一片。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遠。也可能是年齡關係。

有時候會碰上幾個不聽話或頑皮的學生，做一些或講幾句難聽的破壞性質的事與話，她私心底下更添一份悔悵。當年倘若在畢業後不投考師範，就是當個售貨員，日子怕也沒今日這般枯燥無味吧？

初當教員時期，一齊進來的新同事也有好幾位男的。其中有一位許老師像是頗有意思的當晚

着她轉，跟進隨出的，有事無事也走前來到她的座位旁搭訕。她不抗拒也不曾忽略這份淡淡的情意；且可說是十分重視。但她沒有忘掉自己的一丁點野心！要做一個好教師。

她在中學時代遇上三兩個不負責任和偏心的老師，向被他們不公平地責罰過，因此更蓄意要成爲一個好的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教員。

許老師不明悉她的苦衷，眼見她對他反應不夠熱烈，沒有耐心失卻後勁再繼續陪笑臉。反而急不及待轉移目標向另一個女同事獻殷勤了。

一直到她將工作上的一切摸弄得上軌道，並贏得學生們的一致好感後，她正認爲已是處理感情問題的時候，許老師已經和一個年輕又愛笑，一笑起來鼻子皺皺眼睛眯眯的何老師常在一塊上食堂進圖書館了。

她在猝防不及之下聽到看到時，真的心寒了好一陣子。是不是所有的男人們都是這般重新厭舊，如此容易見異思遷，那麼感情不穩定的？

她憶起了在她十二歲時就離了婚的父親。鎮年鎮月鎮日都聽到父母親在吵架。她雖不明瞭個中情況，卻時時在畏怯驚慌中過日子。後來在他們離了婚後她才輾轉從親友——特別是來安慰母親的那些中年婦女們——的嘴裏透露。原來風流成性的父親在外頭早有另一頭住家，且育有兩個孩子了。一年後母親又再嫁了一個公務員。她因而對愛情完全沒有信心，僅存有恐懼感。

她後來在一考進師範學院，就藉機開始一個人在外邊寄宿，難得回一次父親處或母親的家。兩間皆住着一個親人和一群有着血緣關係卻親切熱絡不起來的兄弟姐妹。

作夢也想不到偏偏在第一遭若有似無般地接觸愛情時就遇到挫折。從此她益發心灰意冷。那

些完美無瑕，璀璨永恆的愛情，不過是小說裏騙人的故事。

抑制住心裏那一絲忿怒和哀怨，她將教書當作生活裏的唯一的。身心一致地心再無旁騖。默默不發一言將所有心思投注在學生身上。

出乎她意料之外的，許與何竟又吹了。正當暗自驚喜之際，更荒謬可笑的是許復倒轉回頭來找她。倔傲的她怎經得起許的一去一來？摩先對還存有一些幻想變欣賞他的風度與學問的好感在那一刻消失得一乾二淨。她的憤懣雖說已瓦解，但她不但不檢起那份早先失落的感情，僅而故意兀自讓它淡逝去，不留一點痕跡。她陰沉地在暗地裏高興，是我否定這一段情的。有一絲報復後的快感在心中熾熱地唱着愉悅的歌。

許不是愚蠢的，察顏觀色一番，只好訕訕地不發一言地離開。

她完全不理會許的快快不樂，反倒自那日起不予好臉色相待，偶爾有說話也在話中帶一根刺，冷嘲熱諷的。許於是愈加離得更遠，不再找話說，就有公事也難得親自趨前商量，拜託這個那個同事去和她談說。

一年後許申請轉校竟然成功。她聽說許轉去的學校是在更偏僻落後的小膠村。同校的老師們各人出一份錢給許辦個茶會餞行，她交了費用卻沒去參加，快意彷彿在心內綿延擴大，呼之欲出；嘿，他是因為我而離開的。去到那個沒人要去的小甘榜！

那個午後她站在校園裏的一棵大樹下的蔭影裏。嘴角含着嘲噁的微笑看不遠處禮堂裏的人影在機來機去。在人潮未散之前她先一步一步地踩着滿地未掃爛燻夫的落葉回宿處。那個晚上她有莫名的興奮湧現在心中游移，卻睡了幾個月來最酣的一覺。

那快樂在清晨即如煙霧般隨着太陽的升高而消散得不再來。縱然第二日太陽又高昇，那逝去的快樂永遠不會重臨。

在日子的腳步裏，她越來越氣恨自己那時候的倔強與任性；也惋惜年輕時的天真無知。就只爲了爭一口氣。是的，那口氣已爭回來，但是，這般機械日子又有甚麼意義呢？

不錯是每一年辦公室裏都會添加一兩個新的同事。男女皆有。但那些個男老師不是比她更年輕，她瞧不起他們的幼稚與毛躁。她看得上眼的多是他們又看不上她，有的再經一次探說，卻多是已經結過婚或訂了親的。一年復一年耽擱下來，也沒去留意時間是怎麼個迅速瀉流去。好像才不久的時間，她扳着手指頭一數，竟已經跨過三十太關了。

曾經緊張過也失意過。誰知一過卅歲，愈加感覺焦躁不安，脾氣也沒來由的變得狠暴。一切都似乎非常可厭，樣樣皆看不入眼，和同事们原本就很少接近，如今更難說談笑甚歡，就只點頭招呼表示禮貌而已。就是同學們也越疏遠了。至於學校同事以外的人，根本上就少結交往來。再說到她的學生時代，由於自卑又自傲的心理在作祟，她給自己塑造一個獨行俠的造型，所以知心的朋友是休要言他，就有幾個淡淡的君子之交也越失去聯絡。尤其是一個個都有了自已的一個小家廳後，就是得閒時候也不來找她，生活圈子的相異，談起來亦話不投機。她的暮暮寡歡是有目共睹的，她卻不甘示弱，掩飾自己的寂寞無依，依舊強裝笑臉過日子。

世事果然是日日新，和棋局一樣。不備她一人，就連校裏的一班同事也大大的驚奇。在十年之後的今天，許又被調回來，這一次，對許來說，是榮歸，他回來升職爲校長。

早上還沒到第四節休息時，雜役阿和叔去到她辦公桌前，有禮貌地彎着腰行個禮後說：陳老

部，校長請到校長室去一下。

這個時間辦公室的同事若沒去上課的多已到食堂去進食點心，故此只剩她和一個年近退休的李老師在批閱着半年考的卷子。

她顯然而猶豫地點點頭，站起來暗自整理一下衣襟，用手輕輕掠掠那一頭黑而真的短髮。捺住那腔好奇和驚異，跟在阿和叔身後。

阿和叔停在校長室門口，先敲兩下玻璃門再回轉身來與她點點頭招呼就走開了。

她有點手足無措，不知該以怎麼一副態度來應付這個陌生又熟悉的校長。

進來。他的聲音低沉而敦饒，異於從前。

她遲疑地推開門，勉強又生硬地招呼：校長，早安。

請坐。他將手一揮，語調是自然的，有些神采飛揚，意氣煥發的模樣。

她卻忐忑不安，惶惑地在他對面坐下。一面在揣度着他這次尋她來的目的。

許則連頭也不抬，繼續埋首在看一些報告。

她逾才的怔悚因惑在等待真化爲忿怒。正想索性先告退時，許適時開口：

「好嗎？」

一陣溫聲猝然暖暖地流過她早已冷卻荒涼的心。多年來在期待渴望已久的似乎就是這麼一句。

她哽咽嗚嚕，結果是一句話也說不出，只臉龐卻急促地猛點頭。

結了婚沒有？許不動聲色地問。

她沉溺在自己的恍惚激動裏，過去的时光依稀又一點一滴又浮現在眼前。臉孔也灼熱起來。

一顆心加速地跳躍，快樂像桃皮的小精靈在擺搖着牠們美麗的翅膀，她頓時宛若年輕了十歲般竟微帶羞澀不敢迎視許暗喑的目光。

沒有。

幾時有空來我們的宿舍坐坐，順便看看我的三個孩子。他的輕鬆和滿足洋溢在揚起的眉梢和咧開的嘴角上。

剛剛才萌茁的一株希望還沒接觸到陽光雨水的幼芽旋即垂頭喪氣地軟癱在乾癟的泥土上。校長室內沒有冷氣，有一支吊扇在天花板上「嘎嘎嘎」地旋轉着。透過一扇扇的百葉窗隙，一片片的陽光斜斜射進來。室內雖不至於氣悶，卻也不冷。然而，寒意卻一陣又一陣不遺地像海浪般襲來，一波重過一波，她覺得自己像有點接受不住，連忙緊抓住椅子的扶手。

她至此時方知許要她前來見他的目的。無非是在顯示他的幸福。而在這之前許定然已經調查出她現今仍孑然孤身寡人一個，故意要讓她難堪而已。

但是她今天究竟不是廿歲的青春少女，歲月的流轉教會她許多東西，包括保護自己。就在一瞬間她已收斂起擊壓而出的淚，掙脫了苦澀的鬨然，掩飾住暗自抽痛不已的心。含着鄙夷昂然注視着這個膚淺又沒風度的男人。

好的，等哪一天有時間一定到府上拜訪去。再不給他開口的機會就接下去說：「若沒公事，我要回辦公室改卷子去了。」

說完即拂袖而去。

許那淺薄與虛浮的伎倆令她慶幸自己當年放棄而沒選擇他並不是一種損失。要她朝朝暮暮面

對着這麼一個俗不可耐的男人，她寧可獨居一生。

深想一層，快樂，不悅，日子還不是一樣要過去的？她的笑容不再蒼涼，卻有認命後的安祥，幾分疲累。

寂寞，在某一個黝暗的角落，正向她冷冷地微笑，她既無從也不再去避開，讓它和着暮色逐漸游移過來將她整個人吞沒。



（蕪風月刊第三三六期一九八一年三月號）



虎骨酒

宋子衡

前些日子，人家慶祝中元節，這雙腳站上了十天八夜的大戲，一點兒都不覺得酸痛；到了近幾年，別說頂着灼曬的陽光擠在棚前去站一個下午，或是一個晚上，只要是多呆一回也就不行了。這雙腳撐住這條老命，東奔西走屈指數算也總該有萬里路吧！這行程可不能說短，看看十二生肖都排到沒了位，今年正滿了七十三歲；這模樣看來還頂得住一陣風吧！只是有時連站都站不起來。

可不是嗎？人生就是最怕老來窮，這架骨頭，雖說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結果還是跌了下去。來到番山翻翻滾滾，日子雖潦倒不堪，幾十年却是一霎眼就滑了過去。當年家鄉鬧了紅白，過後困苦之聲四起，後來拉長耳朵一聽，到處都鬧着南洋金礦多，於是滿懷壯志，一夥年紀輕輕的莊稼漢蜂湧地爬上了那艘萬福士，滿以為這道海路，能把一切困苦隔絕；誰知上了岸拉的却是人力車，拉到日本人來拋炸彈，都還沒有看到半枚金盾。鋒利又長長的指揮刀，餓了肚子也不敢作聲，挑着一擔竹籬，青菜魚蝦，就把生活舖在底層，誰知道這麼一挑，又挑過了幾個朝代。幾個以前常在來記茶樓喝早茶的友人都這麼說：

「紹瑞兄！該坐下來喝杯茶了呀！還在挑甚麼？」

「這茶誰不想喝？」我懶懶地應着。

到底還是這雙腳先歇下了，殘年晚景，落得只好早上在巴剎口賣幾把佬葉，晚上在麗光戲院門口擺幾包香煙。

舊時幾個同船過番的，像官路的本財、長利、後濠洋的亞尾和嫻七都先後作了古；就只剩下桶盤池裏內的黃克良還那麼健壯，不但那一頭毛髮白了幾根，當他開口一笑起來時，連那兩排牙齒也都完完整整不肯缺一支的。怪不得許多人都當着他老人家面前這麼讚着說：「克良伯命好，子孫滿堂啊！」黃克良也總是這樣頤和地答道：「那裏？好話好話，嗯哪！一切都是天意，天意！」他說話也就總習慣地摸弄着那一小撮短髭藉此取樂。

有時候我厚着臉皮到他府上去走動走動，他就是捧着那壺茶：

「來，紹瑞兄，喝口獨樹香。」

自己面對着這般情景，難免會想了又想，有時候連喉都哽住了；同是一條船的人嘛！人家來到番山淘的真的就是黃金，自己淘出來的又是什麼呢？還不是這一身悲苦。喝着那口獨樹香，確實嘗不出什麼味道，但只能痛楚地說：「苦了一些！」

黃克良一笑起來就是前仰後翻的，隨時都會露出他那種樂天知命的情懷。他應了說：

「苦？好茶好茶！先苦後甘呀！」

黃克良這人，嘴薄鼻又扁，這五行看不出憑甚麼財運亨通；當年上岸時，他右腳都還裹着一團爛腳布，幾個年輕同鄉還朝他直呼着大腳良呢！初初那幾年，他也是悟悟不得志；上碼頭當苦力，也在小巷口擺過粥攤。有一回碰了面，他却這麼說：「種田總比這兒好。」後來想是有人從

旁提攜吧！就在打石街那兒擺了半日的洋雜，不久後日本兵來板城拋了幾枚炸彈，竟然替他炸開了個大財庫。幾回他都這麼認真地勸着我說：

「紹瑞兄！改改行做點生意，這是時機，這是時機！」

現在點點算算，他那份家財多不敢說，總少不過千幾百萬吧！他建在升旗山脚的那幢豪華洋樓，當年跳塔的陳郁之就曾在那門楣上題了「悼信虛」三個字；但這富麗堂皇所陪襯出來的並不是體面本身的宏偉，而是比妻子足足矮了個頭的黃克良的榮耀。到了這晚年，黃克良更是容光煥發，終日看到的，就是那口潔白的牙齒。

自己的命也下過相過，也沒一個敢說一句不好；難道這是天機不成？就以這雙手來說吧！手形也差不到那兒去，掌上的那道成功線就是起自命運線中段的。那個蹲在走廊上叫知命真人的相士就曾這麼一口咬定說：

「你這雙手，在紋理上看來，一世人不愁吃不愁穿，只可惜在成功線起點那兒分了一道小支線，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不過這只是小缺點，小劫數，並不是已註定潦倒終身，只要經得起幾場災難，後福可享之不盡哪！」

當時挑着的正是一擔竹籬，一場災難剛好渡過：日本兵來板城拋炸彈時，把我那一擔的碗碟都震碎了，一家大小生命算還保住，可是却落得一會兒這一會兒那東搬西遷的，沒個固定的棲身之處，這也能說是福了吧！命的好壞都長在相士的嘴上，也虧他這麼指點，但過後那些日子就一直在那等著災難到臨倒是真的，只是不能預料災難那一場是最後的，像大肅清，在萬景園換了三天三夜沒粒飯蕃肚，水倒是灌了不少，但依然活着；那面紅膏藥大旗在烈陽下威武地飄揚着，心想

災難還有下一場吧！

日本還沒南侵時，雖說生活過得不甚寬裕；但在榮塚前那間小木寮裏，却孕育着一條條的溫郁，一家人一日一日的，就是埋着頭那樣同甘共苦地，把荒棄的日子收疊起來。有時黃昏日落，在門口那張木椅上，金回總是蓋長蓋短的，囑着要我說唐山故事，他媽却又是時常這樣哄過了他：「等你長大後才講給你聽，故事很多很多的，你叔叔，你祖父，還有豺狼吃人。」那時光比起在家鄉已不知好了多少倍。

提起災難這回事，在家鄉時就不知已換過了多少次，小時幾次飢荒，餓得臉青唇白死不去，記得還吃過幾片樹皮呢！老二弟紹勳開竅早，見大家都快要餓死了，奮不顧身跑到隔鄰大戶人家那兒去偷蕃薯，有一次就被打得遍體鱗傷跌撞着回來。長大後又走了一次紅白，說起那次，真的是沒齒難忘哪！惠來城破時，兵慌馬亂，一棵好重好重的大樹壓了下來，老二弟到底年輕力壯又有胆識，拚死命撐起那棵已着火燃燒的大樹，那時我已被壓得幾乎斷了氣，怎還有氣力掙扎出來，還是老二弟不知怎的，把我救了。到醒來時，只覺得身體重重的，像是披上了一層甚麼。只見老二弟右肩膀那兒被火灼得皮脫肉綻，焦黑一片；但他煎了一碗藥，捧着走到床前這樣打趣地說：「兄！死不了啦！你現在又有了兩條命。」

「沒有你，我看連個全屍都收不回。」一個做爲兄長的，竟然要比自己小了幾歲的老二弟扶了這一臂，這恩典可不是三兩句空話就可以對抵的。最後我還是毫沒意義的補了這一句：「待你成親時，我給你多添幾兩高梁就是。」誰知還沒等他成家，我就携着剛過門不久的巧雲離鄉背井到南洋淘金來了。

年初時又接到侄兒寄來的一封信，說老二弟病情已日益惡化，纏綿在床已近幾個月，末了還說看來老二弟將不久人世。那封信一來，我竟然連續幾天都嚙不下一口飯；還不只這樣，連那雙腳也不明白的抽痛了幾個晚上。我却只能眼巴巴茫然地對着天空說：「老二弟，兄虧待你啦！」

上回黃克良做七十大壽，一個紅底印金字的請帖親自送到家門口；當時我不知怎的心內突然一陣劇痛，眼淚就幾乎當場掉下來。黃克良這人真講情誼，開口閉口總離不了說大家都是同條船下來的，互相關照已是份內的事。只是有時我回頭仔細一想「悼信盧」那兩扇約莫六尺多高的大鐵櫥，右邊石柱上還張掛着「嚴拿白撞」四個字，可見不是隨便人可以進去的；我就有一回敲了大半天門，聽出來的也只是兩頭大狼狗。還是只有黃克良這人，才能委曲到這簡陋不堪的木板屋來，又委曲着坐在那張即將鬆脫搖動的圓木椅上。

「紹瑞兄！最近那點風氣怎樣？」他每回來，一開口就是這句話。他表露了那種像久別重逢時的真摯和親切。

「哦！還不是老樣子，你有心啦！」
他也只能說：「多休養，多休養！」

黃克良的這份情，實在是使人感到無地自容。在初初南來時，大家都遭遇到相同的處境，因而過往甚密，常互相照顧着；過後是日本炸彈的碎片，把我和黃克良疏遠的。那時他在板城因生意剛剛改觀，終日都忙着照顧，我又因生活遷到內陸，交通也不甚方便，雖然有時碰面除了我向他訴訴苦，別的都談不上甚麼。是後來有一次偶然遇到亞尼時他這樣告訴我說：「克良兄發了財啦！」而他這句話無形中却加重了我心頭上的重荷；因南來的一切寄望只眼看着已跟隨着遠去

的日子而逐漸消弭。當初的確是這麼想過的，等生活基礎打穩，再把老二弟他們接過來。

到了大約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除夕前夕，黃克良率着家人突然尋訪到這兒來，一眼見到我那換領的樓相劈口就這麼問着：

「怎麼，日子走了樣啊？要不是長利告訴我，我還不知道呢！」

「別見笑呀！克良兄，是命啊！」我強裝着笑容遮掩着內心的羞慚答道。

「我說你啊！每回都怨天怨地怨什麼命，你不想想從高福士那條船下來的，還活着的相信只有長利和我們兩人了吧！本財是在前年吊死在廁所裏的，這是我萬想不到，他實在死得太不值，只是爲了一句話，聽說他兒子當他面前這樣說：人老了還活着做甚麼？就只這麼一句，他看透了一切走了。還有城內的華根，日子一來，他也就沒了踪跡，是死是活到現在也沒人知道，看起來我們都還算命長。」黃克良的這番話，是有所意圖的；他是想把我那消沉的意志激勵起來。

「克良兄！我租人講直話，如果像你，活到百歲我那會減少，是不？我呢！早晚都還得拖累這雙腳，挑着魚菜趕早市，有時連個肚子都填不飽，這也算是命嗎？」我說。

「今年幾歲？記得你好像是肖羊的。」

「肖羊，光緒丙午年閏四出生的，你瞧瞧，這路還有幾年可趕，這雙腳也一天一天腫起來。」提起歲月的事，我實在感到渺茫。

「是風濕吧！」黃克良端詳着我的腳。接着又說：「看你是應該把擔子放下的。」

「我也想過的，應該是歇一歇的時候了。可是，我能嗎？」我故意環顧了一下四週。

「金四他們怎樣？」黃克良皺臉了一會，才又這樣問。

「走了，這年頭，唉！還是少提這些。」一觸到關於命運這回事，我就會感到滿肚冤屈。

「怎麼？金回搬了出去？」黃克良有些驚奇地問。

「上回我不是已提過，他妻子事多，反說他母親事多，一兩句話不合，臉就翻了過來，摔碎了一個飯鍋，說搬就搬了，唉！一切都想不到，過了番不但全沒淘到，連這個獨生子都不肯，克良兄！這不是命是甚麼？」本來我都不想多談這些不體面的事的，可是，那股怨氣一升起來，就要發洩得痛痛快快的；尤其是在黃克良面前。

「噫噫，現在的後生，說他們思想新些沒甚麼不對，只是新得離了譜，三幾句話不順耳，就是把父母撇下，還說甚麼恩甚麼德；就說我自己那個第六的，書都唸完了高中，還是不順人意，整天只懂向外闖，又常向他母親伸手，久了我看不過眼，多講了他幾句，就甚麼都不理，直溜到新加坡那邊，結果還不是厚着臉回來，噫，後生的火氣盛啦！」黃克良滔滔不絕地推出了一番道理。

提起金回這不肯的，怎樣不使人心痛；七歲時看大戲都還要人抱着坐在肩上，單生一服，總怕斷了香火啦！誰會想到他在跟他母親反臉時，站在他妻子面前袒護說了：「人家會死你怎麼不會死？」這種絕情話。自那回過後，我的心冷了，不再指望甚麼，那時只想這一生只要能夠過過就算了。

「金回也是回來過，還是呆不下去，媳婦那人難料理啊！」我說。

我就一直掛着黃克良這份情誼。那回他坐了大半天，臨走時還急促地從他衣袋中掏出一個皮包來，抽出了一疊青紅相間的鈔票塞在我手中這麼說：

「再過幾天就是新年了，這點小意思算是我給你添酒菜的，噢！對的，你還喝酒嗎？舊時你是拿手五加皮的。」

「酒？現在只喝一些通通風氣殺藥的芭酒。」我應着。手裏就握着那一疊鈔票，一時不知所措，我知道黃克良這人一向喜歡交接豪爽的人，處處假假他最看不順眼。我張着嘴巴，靜默良久，最後見黃克良已跨出了門口，才這麼一句：「克良兄，祝你新年如意！」

黃克良進了汽車，突又伸出半個頭來，大聲對我說：

「等年過了，我給你買幾瓶專治風氣的虎骨酒。」

這十多年來，我一直耿耿於懷，一心掛着要如何去回報黃克良的這番恩義；每個年節，他沒一次空手來的，甚至有一次還這麼誠懇地向我要求着說：「紹瑞嫂幫過世了，只你這麼一個人，行動又不方便，誰來照料你？倒不如過去我那邊。」他真的是做得恩至義盡。

活過了幾個朝代，今年七十三啦！這雙腳已一天不如一天，這把扶杖都快換光了頭。自老伴去後這幾年，更是落寞不已。還是金回總算轉了心意，不時回來看一看，有時也買了瓶虎骨酒給我繼續風氣。看着病痛已是隨老一定的，但要活着一天，也就還希望病情好轉，像這樣子摧殘殘廢的，總看不出一點人生模樣。

七十歲那年，在黃克良的一再催促和慫恿下，拖着腫脹的雙膝回了一次鄉；那天在擊登海皇那段梯子時，我發覺自己竟然沒借助扶杖的力量。黃克良在船艙裏這麼對我說：

「幾十年了，回去該好好地看一下。」

「是的是的，我老二弟也該是白髮蒼蒼了。」我茫然地應着。一眼看着海面浪上的浪花一個接

着，一個不停地推過來。

回到了惠來時，所見的已是面目全非；老二弟算是活着，只是僅剩下一副殘骸，我一見到他時，心頭不禁一慄，相對了許久都講不出半句話，真的就彷彿如隔世吧！這些話累積了四十多年，要從那裏接起呢？當時帶去了一些糯米油鹽和布料，幾乎都傾在老二弟那兒。他說：

「兄！我們這裏親戚多，你不該分得輕重，我們都餓慣了的。」他說話時，腔尾縮得短短的，眼角那兒已擠着兩滴淚水。

「這點東西，算得了甚麼，我過了番，一閃眼就已幾十年，你看，只拖來了這雙腳，看人家帶回來的是洋參高麗，我能帶回一些甚麼？只有這張苦臉。」我無限內疚地說。

「說甚麼都沒用，一切都是命；那年我想過去的，帶着秀花媳媽和阿桃到了汕頭關口，因為阿桃是瞎了眼的，被當局阻止下不了船，那時候沒了法子，只好折回來，誰知年後媽因經不起苦難的折磨，趁着夜深帶着阿桃雙雙投溪死了，那時阿桃才六歲，兄！你不怨我照顧不了媽和你這個頭胎女兒吧？」老二弟說邊沒氣沒力地咳嗽着。

「這些事，你早已在信上提過了，我還怨甚麼？怨的該是我自己，說想我這條命，是從你那肩上卸下來的，是不？那年破城，如果你不肯上前去，我還能活着嗎？」我懊惱着。

「唉！一提起來，就像昨天的事。」老二弟那張愁慘的臉罩着一層因連年苦困而凝結起來的斑駁紋痕。

「是的，嗯！就像昨天的事！」我也跟着說。

「那幾個你同船過去的，也都先後過世了，聽說官路的本財還關得去上吊，我還清楚記得當

年他曾在一夥人面前這麼說過：「我一定帶着金條回來。沒想到他却落得這地步。」老二弟又感歎着說。

「孽根連個屍體都沒見到，只有寨內的黃克良像樣，他……」我提到黃克良，老二弟即刻挿阻問道：

「那個黃克良？」

「還有那個黃克良，你忘了那年這兒元宵遊燈會時，那個拖着跛腳妹妹被人擠進河裏……」

「對對！我想起了，是你把他們兄妹救起來的。那時河水好急啊！」老二弟不待我說完，就已像發現了甚麼似的搶着說。

「就是他囉！那年好像已有十五六歲，只是人矮小，現在他啊！我想連我們這裏舊時的大財主也跟不上他一根腳毛。這幾年我日子過得不好，還不是他在照顧着，這次我能回鄉，也都是他的主意，可惜我腳力不好，他是準備送很多東西回來的。」

「真難得，這種人真難得，天有眼啦！」在老二弟眉宇間突地掠過了一道難見的喜悦。

「他進多了三幾年書齋，讀熟了幼學瓊林，也就多懂幾個時機，日本攻進那邊一退，他就趁着發了財。」我羨慕地說着。

「真的是時來運轉。鄉下這些年也真難挨，熬得我又胃病，又風濕，沒個日子快活過。」老二弟雙眼又沉了下來感喟地說。

「哎呀！說起我們兄弟倆，可說是同條命，我過了番，錢沒賺到半個，病倒患了一身，我這雙腳在這幾年來還不是在靠着藥酒支撐！」我摸撫着那兩個圓鼓鼓的膝蓋。

「藥酒？我這個肚子就不知鑽進了多少藥，也都沒一點起色。」

「不過，北京出的虎骨酒倒還有點療效，我自己是吃不起這酒的，還是黃克良每回去探我時，他都不曾空手，我不知已吃了他多少了。」

「虎骨酒是國內出的，這兒別說買，看都沒看過。」老二弟失望地說：

「那段言談，一份重重的失望緊緊地纏繞在我心間。我一看到老二弟那副蒼魂淒涼的樣相，那段破城的事也就不期然地死絆在我心頭上。」

在鄉下住了個多月，眼看見的就要坐吃山崩了；四十多年回一次鄉，近親的來不用說，那些素昧平生的也掛了個遠親名字，帶了對大吉來道個喜，因而能吃能用的都分光了，回來時連那兩件禦寒外套也分了。臨別時老二弟含着眼淚愉快地說：

「兄！四十多年回一次鄉，多住幾天都不行，下回不知要到甚麼時候了？」

「別多想了，紹勳，等有人回鄉，我給你寄幾瓶虎骨酒。」我知道這只是一句填補空隙的話，但對着老二弟，在那時候也不知應該說一句怎樣的話才比較貼切。

「算了算了，別再破費甚麼，你家境也差，還是多照顧一下自己；再說就算有了幾瓶虎骨酒，也補不了甚麼？」老二弟依舊是那樣誠摯地關懷着。

回來時從下船到上岸，老二弟那副乾癟瘦削的形像沒一晚不入夢，見他有時是含着眼淚張開了黑洞似的大口哈哈狂笑，有時却見他匍匐在地面上蠕動着那架蟹解的骨頭，有一晚却是這樣，他好像是站在遙遠的岸上這麼喊着：「我要的不是虎骨酒！」那晚驚醒過來時，我的心底頓時變得空空洞洞的，而且不斷地在抽搐着。

前天我又踽踽獨行摸到黃克良那兒走一趟；在悼信廬那寬敞的大廳中，一個裝飾棚內擺了許多多各類各樣的名酒，而在最顯眼的角落正好擺着幾瓶虎骨酒。我疲憊地坐了下來對着黃克良說：

「老二弟過世了？」

「噫噫！過世了，甚麼時候？」黃克良聽了也像若有所失的樣子。

「上月清明。」

自從回鄉過後，我就常感到恍恍惚惚的，做事說話也總是沒頭沒尾。聽說聞黃克良不知問了些甚麼，我却無端端地應了一句：「虎骨酒！」



(一九七九年六月)

菊凡

爲什麼這樣

秀玲從教室內走出來。

褐色的瘦跟鞋子，咯咯地敲响地板；深蛋黃色的迷踪襪子，向左向右地轉擺着；淡黃色的襯衫，沒有領子；長及肩膀的辮髮，一盪一盪。圓形的臉孔，像太陽下開放得正盛的菊花，但却那着那小嘴，有如一張美好的成績表上出現了一科紅字，令人惋惜！可却也有點令人注目。

咯、咯、咯、咯，她脚步沉重地踏進辦公室，把記鐘簿嘩地一聲丟在自己辦公桌上。眼睛無力地關了三幾秒鐘，呼了一口長氣，坐下來。不知做什麼好，用手把長髮從兩耳邊向後一捫，隨即出現整個月亮似的臉，她隨後又把手放開，落在桌面，稍一低頭，長髮又跌回兩頰旁。

辦公室外，陽光正強得令人張不開眼。那棵樹葉稀疏的兩樹，正像脫了半身毛的老狗，站在陽光下伸出乾貼貼的舌頭，呼呼着氣。她雙手托住臉，支在桌上。呆望着面前五疊學生作業簿子，全部未改的。那些簿子，有些是脫了皮，有些是脫了頁，有些染了墨水，有些畫了超人的圖；……她把左手放在一堆簿子上，像撫摸一個好久不曾洗過頭髮的孩子。

她想起剛才在班上叫罵學生的事，有點內疚。自己總是不時的想要做個學生喜歡、仁慈可親的教師，但每每自己心情不好時，便把自己的決心忘了，忍不住又如被壓制的自來水，無法停止

冲力。

上星期二也是這樣，把自己的氣憤，發洩在自己的學生身上，那些學生如同見了巫婆一般的張着眼睛，恐懼地縮在座位上。他們真可憐。可是，當氣往胸口升上的時候，又忘了可憐他們。想着，她低下頭，不禁輕輕地嘆了一聲，把眼睛閉起來，口唇却是偷偷地抖着，輕呼自己：

「不要流淚，不要哭！」

耳邊却揚起一陣冷笑。那討厭的臉孔却隨後出現在腦子里。她不明白，他到底是怎樣一個怪人。個子這麼瘦小，羸弱，以體形來說，他不到十六歲，以年齡來說，却是個四十歲的人了。論工作，他是死實力的一個，論處事，他却是屬於那種不懂情不講理的捉狹鬼！

「學校請你們來教書的，不是來談天的！」

那天，因為她和同事談論劉英舜所寫的「成人的教與學」文中的論點，遲了大約兩分鐘才進教室，背後便傳來他的聲音。她聽後，慌忙抱起記簿簿，向同事做個鬼臉，便上課去。剛踏入教室，學生唱過禮，那捉狹鬼隨後也跟了進來，學生因為剛起立才坐下，便沒有向他唱禮，他環視了一遍，說：

「老師進來也不懂叫起立，平時，你們的老師沒有教你們這個禮貌嗎？」

「起立！」級長馬上叫。

「坐下，坐下。要老師講了才會起立，已顯示不誠意，我不要虛偽的招呼。嘿，級長聽好，下次上課鐘敲過後，級長如果發現老師還不來，就要馬上叫老師來，知道嗎？要不然，老師談起天來，便忘了你們的課！」

級長也沒有答他。聲音隨着他走出教室，秀玲呆站了一會，氣得直在那邊呼氣。學生們却在這時走過桌去說話，她便像炸玉米花似的，噼噼拍拍地把學生抓來大罵了一頓。同學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她停下來，嘴唇還在抖，爲了平靜自己，她叫大家把昨天的家課，放在桌面上，她從前到後，借故巡視了一番。氣平下來，她有點覺得自己不應該，便講個「小鹿騙老虎跌下河」的故事，來取悅學生們。她把故事中的老虎，形容成最驕傲、最野蠻、最不講信譽情理的東西，結果，被小鹿騙到河邊，把牠推落河中，淹死了。

「你們喜不喜歡這蠻不講理的老虎？」

「不喜歡！」

「你們要做蠻不講理的人嗎？」

「不要！」

「同學們，我們如遇到這種蠻不講理，好高騖遠的人，便要勇敢地對付他！」她激動地舉起拳頭，好像在訓練一羣兵丁去作戰的樣子。

今天早上下了陣雨，上課鐘響了才到校，他便臉黑臉臭的站在禮堂門口。她一下車，便冒雨奔入禮堂，到簽到簿面前，却看見簽到簿內簽名的格子，上劃了一條紅線，以分隔遲到的教員，她怒氣橫生地簽了名，便走去上課，本想要向學生說聲對不起，但却吞了。

「老師，剛才副校長說做老師不准遲到。」

「志偉！老師家遠……」

「老師，是副校長要我這樣和你說的。」

「你真傻，副校長叫你說什麼你就說什麼嗎？副校長又不教你，爲什麼聽他？我遲到是因爲家遠，搭車不方便，爲什麼你們要聽副校長撒弄是非？他自己不會跟我講嗎？你們何必這樣做冬瓜？唉！你們這些……」她越說越氣，越說越大聲。話尚未說完，却突然看見那個捉鬼鬼出現在教室的後門邊。他站在那邊，露出不屑的笑容。他眼光却是蘊藏着敵意的。她心如觸電般麻痺地從心底染上來。她頓時狠起心，便對他說：

「副校長，請你進來坐着聽吧！我正在罵你呢！」

「不高興我看吧？怕露出醜相嗎？」

「你！看什麼？你又不是哲學！」

「我是副校長，督導教師教學是我的責任。」

「來看，同學們，大家睡覺吧，魔鬼在後面看你們上課呢！」

學生們一聽，都驚叫起來。全都回頭去望着滿面殺氣的副校長，又笑又叫，亂成一團。他實在沒有想到會有這一番。平時，他說什麼，除了一位李作楨外，沒有人敢反抗他，今天却被這位臨教奚弄了，而且還是個女的。他當時就轉了臉色，口却還是笑着，笑得很難看。她挨在桌子旁邊，急促地呼着氣，她知道自己臉色一定是鐵青的，她準備和他攤牌，最多不教書好了，她把垂落在臉頰兩旁的長髮，拉到後面去。他走開了，她還不能平靜自己。直到下課鐘响了，她便抱起記錄簿咬着小嘴，走出教室。

「像妳這樣教學，簡直誤人子弟。」突然間，她耳旁响起這樣的聲音，原來副校長也回到他的座位了，對着她，鬼巴巴地說。

她醒轉過來，用力把長髮掠到後面去。

「我又不誤你的孩子。」

「好，我以後不理你，如果妳得不到受調，不要怪我不推妳。」

「我不需要你假仁慈！」她對他不屑地瞞了一眼：「你憑什麼？你又不是正式的副校長，B級的教員，也想跟我作威作福？哼！」

他放聲地笑。她說的話，正如一粒飯中的沙，突地夾在蚌了個深洞的牙齒中，痛得他掩住嘴，差點擠出眼淚來。突然他大聲地叫：「是的，我是B級教員，你們都是C級的，你們都領高薪，你們都自以為了不起，可是，你們強在那里？好在那里？我雖然是B級的教師，但我那一點輸給你們？我能做的你們未必能，我那一點輸你們？我那一點輸你們？」他潮濕的眼神里充滿了憤怒，不平和委屈，雙手緊抓住拳頭，似乎是向在場所有的教師挑戰。過了一陣子，他離開座位，走到禮堂門口，看着對面的樹木，一片青蔥；又望望長空，白云悠悠，腦子里似乎什麼也沒有，又似乎什麼都在腦中盤旋。

她偷看他背影。覺得自己着着實實傷了他。其實，他的的確確是一位很實力的教師，這學校聽說全靠他。她轉頭看看校長室內的校長，正在出神地閱讀着報紙，好像這學校一切跟他無關。每次都是把事情全權交給副校長處理，自己就單處理一些文件。有時，就聽副校長吩咐，作例常巡視教室，看見有學生背着老師偷看圖書，便拉出來，鞭打幾下，推去晒太陽。除了這些，學校中好像就沒有他的存在了。

秀玲有點懊悔自己太過份，但又覺得副校長比自己還過份，他不但時常指責臨教員的不是，

甚至連校長他也同樣不放鬆。比如，有一次在週年開始時，他先是找臨教的麻煩，他對學生說：「各位同學，本校的大序十分差，我不知道是不是教師們沒有指導你們呢，還是你們不聽話。但臨時教師們不注重次序的訓練是真的，希望臨教注意這點。校長也不應該關住一邊眼睛。我對你們說，我是不願你們客氣的，俗語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情。教師應有榜樣給學生學習。比如，我們不准學生留長頭髮，教師本身也不該留長髮。頭髮長，又骯髒又難看！」

校長站在右邊，聽了笑笑。清運聽了便走近秀玲，低聲地說：

「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

芳蘭也走近來，細細地說：

「他妒忌妳的長髮囉！」

「他的太太一定是禿頭姑！」

她們三人「嘻嘻」地笑了起來。

這件事情過後，她們時常以秀玲的長髮作為笑話。故意在副校長面前指桑罵槐！臨時教員，在副校長眼中，只是個學徒，好像完全不懂教書是甚麼事似的，尤其是擁有M C B多科特優的秀玲，特別受副校長為難。他時常說文憑並不表示真材實料。就連秀玲有一頭美髮也常受他妒忌，因此，有時在休息的當兒，她們都說自己要留長髮，一來可讓人在週年時有話可講，二來又可熱死人。副校長聽了有時笑笑，有時靜駭兩聲，他有時肚量大得如佛，有時又窄得如巷。總之，他是個怪人。

芳蘭也常被她數落，她是正在受罰中的教師，S R C第九屆尚未畢業。她在副校長心目中，

也算是臨時教師。有一次，當她正在教四年級國語時，他站在教室後看她。下課後，她被他在辦公室批評得一分不值。他說：

「你們訓練的甚麼新方法，那里行得通？對方又不是馬來孩子，全用國語講解，不是等於叫妳聽日本語？如此教學，怎會有好成績？如果這種教法行得通，那些馬來同胞教的學生，還怕考不及格？我看，所謂新的教學法，也只是好看不好吃的。」

「誰叫你去吃啦？」那些平日對副校長不理不睬的合格教師聽了芳蘭這樣答，也覺得好笑。那個平日愛我行我素的李作板接着說：

「我們的副校長經驗豐富，對教學法富有心得，可惜沒人看重。教育界之悲也！」

副校長不再說什麼便走出禮堂去了。每次如果引起李作板說話時，他便以這種方法來對付。在這里，只有李作板對他不尊敬，敢正面反駁他，甚至敢指責他。

鈴聲又响了，秀玲沒有節，坐着不動。他從禮堂外走進來，拿了一根鞭子，上課去了。這是副校長的習慣，秀玲想，他的尊嚴，是靠那根鞭子建立起來的，沒有鞭子，他根本不能教書，她想起前個月，他正在上科學，問學生物體受熱會怎樣？指名一個學生作答，答不出來，便是三下腳肚，並告訴學生，老師教過的還不懂，是不應該的。然後令學生拿出單線簿子來，抄寫科學生字，回家去寫，寫不好，每人打下腳肚，這便是他的教學方法，憑良心說，是不人道的，但往往考試成績却很好，上課次序又很安靜，學生集中精神。這使副校長常引以為榮，那些所講愛，溫柔，新方法，他都不相信。

今年年初，當她接到通知被派到這里來當臨教，她高興得跳起來。因為她實現了的願望。當

她到校報到時，副校長像初步口試官員：

「妳對教書真的有興趣嗎？我們這里很嚴格的呀，妳吃得消嗎？是教育局徵妳來的？」他一邊連續的說，一邊翻閱她的文件，接着以特別的聲調說：「哇，還是特優的文憑哩，嘿，嘿。」

她不知道他到底話里含有什麼意思。她掠了掠長髮坐在他對面，看他那似笑非笑的臉孔。他再往下看，發現什麼似的，啞了一聲：

「還有S T P馬來文優等？看來妳是本校最高資格的人了，嘿，嘿。」

過後，他便把點名簿，教師記錄，學生記錄卡片等等，往她桌上推。她以不知所措的眼光望着他。他老是那樣似笑非笑地。後來她認識了芳蘭和清蓮，她們才告訴她各種工作的做法。

在食堂中，清蓮問秀玲：「妳有什麼感覺？」

「我？其他教師好像完全不知道今天我來了這里。」秀玲低低地說，望着那三五個男教師，在那邊一面吃一面談。

「我告訴妳，秀玲，」芳蘭說：「我們的學校是很特別的：校長是木偶，有名無實，完全不行的，副校長是權力狂，心理變態者，教師們是井水不犯河水，只有鐘聲可以叫他們動一動。」

「我們是臨教，所以是副校長挖苦的對象。」

「上次我來的時候，把點名簿算錯，副校長就嘔嘔地說，妳不是M C B的嗎？這些容易的工作也做不來？所以說，經驗勝於文憑嘛。資格高有什麼用？好像我們這里，全都是C級教員，工作却比不上我B級的，但他們領的是高薪，這是政府的偏差，簡直：：：：。」

說到這里，清蓮用嘴噓的一聲，暗示芳蘭不要再說下去，因為副校長正走過來。

秀玲想到這里，不禁抬頭看了看校長室，見校長還在看報紙。外面一架紅色的汽車停在禮堂門口，一個穿着整齊的人走來。

「老師，副校長有在嗎？」他顯然是問秀玲。

「他上課。」

「好，我找他談談。」

過了一會，副校長便陪同那人來到辦公室坐下：

「坐，董事長。」

「阿占這孩子真壞透了，他父親交待，要你好好教訓他。他怕的只是你。」

「這個當然，管教孩子是我的責任，我一定教訓他。」

「副校長，只有你才有辦法，現在的小孩子，越來越糟。不過，孩子們都怕你，他們在家中不肯用功，父母一提說要來找你，他們就不敢再懶惰。如果學校里多兩個像你這樣嚴格的教員，這學校早就好起來了。說真的，目前好教員實在不容易找。」

「那里，那里，哪，這位是新來半年的臨時教員，資格很高的。」說完，也沒有介紹，就向校長室走去：「喂，董事長來呀！」

未待校長出來，董事長就站起來，忙說沒甚麼事，便說聲再見，走了。副校長送到禮堂門口，直到董事長上車走了才回頭。

秀玲很疲憊，她今天沒有心情上課。一方面是受了副校長的氣，另一方面是自己傷害了副校長的自尊。最後一節課時，她頭痛得很，便到辦公室藥箱內，找了一粒多舒，用開水服下，閉目

養了一會神。在一片迷惘的昏暗中，副校長的臉孔不時在閃爍着，一忽兒狡猾地迫近來，一忽兒又縮小着隱去，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覺，不懂是生氣或是悲傷，塞住胸口，她輕咳了一聲，想咳出些什麼來。

強烈的陽光很刺眼，她強張起眼睛，景物重疊在一塊。她看見一羣小羊，被趕到草場上吃草，那些小羊在草地上蠕動，靜默的，緩慢的。突然她聽到「拍達」一聲，隨即傳來一個孩子的叫嚷聲，這才使她震驚地張大眼睛，原來是副校長在草場上鞭打一個學生，其他的全部都拉住耳朵，在圍站圍站地受罰。……

「我的老天！爲什麼這樣？」秀玲低低地叫，一陣刺痛，湧上心頭。她下意識地奔出去，叫道：「副校長，你爲什麼這樣，爲——什——麼——？」

所有的人、景、物突然呆住，靜止。



根的歲月

棕櫚文叢 2

編著：日新校友會 (日新文叢一)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g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大眾印務有限公司

Tai Chong Press Sdn. Berhad,
264 & 103, Jalan Besar,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定價：\$ 3.50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 有版權 究翻印

棕榈文丛（2）

根的岁月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1 年 08 月 21 日